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六

秀水　沈國元述

閏二月乙亥

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

綸綍之出當平。爾時批票言官之旨互有異同故也　牽制之文當決。一柄互操一事遇談有考成而無類報有提催而無勾銷積弛成廢大宜振刷　宮府之法當一謂中官既與李擴宜有往摘或如宋制隸閣臣或聽考察于禮部張楨熊德陽之議當從也　政刑之明當速。持李維翰郎之范董　保舉之法當嚴。　巡撫之任當久。　遺佚之材當收。搜羅材武不拘科目資格　起廢之法當核。　補官之期當一。开前此被處諸臣定以二年為期至期赴部使與請給憑赴任亦不許坐家待選　文卷之刷宜嚴。宜嚴敕內外各衙門

凡係刑名錢穀等項宜有謄騐卷宗使就該衙門內專責一官清理收藏以待不時照刷無令吏胥得舞文弄法其開在內府每卷一宗必令抄謄立案以原卷送巡視衙門設立庫房收掌之隱匿者罪如律庶職掌巨細年月終始煥若日星御史照刷不爲故事而狐鼠出沒之奸可執而問也。

御史江東謙敬陳虛己奉公兩規爲君莫先于虛己而以篤學勤政聽言爲大爲臣莫先于奉公而以格君用人任事爲要。

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

聖旨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未嘗責究自繼春揭出之後引類彌奸爭端大起大臣求退小臣紛囂咸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

其罪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仍大膽欺天昂然肆逆目無君父况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却借逆揭爲援鱗逆耳之說排徊朕躬要名滅罪今奏内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姑着照原揭回將話來

命大學士劉一燝等擇日開館纂修

神宗顯皇帝

光宗貞皇帝實錄

風霾

初四日丙子申時風從東南方巽位上來黃塵四塞占曰有兵戰人主憂客兵傷蝗害穀又曰猝兵圍邊城有

畢風雨則解

諭內閣傳兵部、

聖諭朕見今日偶然風塵大作心甚兢惕卿等可傳示兵部行文星夜馬上差人傳與九邊經畧督撫鎮巡等官嚴加防備務保萬全毋得疎怠特諭卿等知之、

命本兵速議復關切邊務章奏并申飭京城譏察防範

禮部奏

聖旨風霾示儆已諭該部申飭邊備大小臣工仍各恪勤職業共圖消弭以副朕謹天戒至意、

御史潘雲翼救急八款簡戎政之任儲邊疆之才固山海

水火不能災其孝人乎

之防設薊門之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奸細之禁遠哨探之役。

荊王助餉

上嘉其忠義命所司貯之

贈䘏原任都司馬如錦從巡按沈珣請也

戶部主事陳國綸上疏請旌表七世祖陳榮孝行。

按建寧府志有甌寧居民陳榮奉母竭盡心力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禱祈罔效忽聞舌舐可愈目疾爲之日舐數十遍每一朝舐然開視重明更壽十餘載又鄰火及盧勢甚危迫榮從火中救母母痛呼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沒無算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至福唐螺州渦達岸乃遇其母扶之而歸螺州守舫內郡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舟郡守候舟蹤跡舟中一木沖岸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詰何以孝

遽動天，曰予何知者，惟
飲食不敢忘母而已。

大風霾。

初六日戊寅午時，風從東南方巽位上來，黃塵蔽天，占
曰徵日風從陽徵方來，大旱，有避急，有兵喪，又曰工土
興，食物貴，一曰有火，
三日內有雨，則災解。

陝西總督張鶴鳴、工科都給事韋蕃以黔事詰奏不一，
上曰，鶴鳴廷推簡用，又屢荐稱其剿苗事，已經彼處按臣
勘明到部，何不早復，以滋多議，章並下所司。

南臺御史曹汝蘭極言
君身關係之重，宜加意自愛，
上嘉納之。

御史魏光緒奏曰。臣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未有普天率土。悉主悉臣。而當熙惡容奸。醜詆如今日者也。

先皇帝以

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不抱空芬。奸人搆煽。每思爲所欲爲。海内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上爲阱。驅除既盡。醸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心。而張差挺擊之謀。庶幾着手。

九廟有靈。旋就撲滅。而招據黃花山團聚之逆謀。三十六都頭内外多人之布列。棗木棍柏木等棍之兇器。打死小

爺穽有吃有之逆詞洞心駭目無日無天此時稍有人心請勑殺賊謂宜何如激烈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雖問官首提瘋癲以為後來脫卸張本司官承望風旨曲意偏護于緊關口詞七段則脫漏不載也投入黨內改為教內都頭改為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筆蹟割蹟見在也張差以手拍地你們同謀做事今事敗不認雖道獨死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等語竟付之不問也手遮百益惟求與瘋癲二字相背主事王之寀懼爲赤族之禍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己處處

祭典既入備錄

中旨追奪

誥命主事李倖曾奉堂批止參語于其轉官之日聲言李

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其後張廷奏發

而陸大受又以大計調處此之案諸臣所由得罪奸僞之

本末也嗟嗟逆

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捏風瘋漏招詞者有罪而抒公憤

拚身命者何罪即云之案居官有議胡不處于作令之時

而李倖陸大受又豈俱以貪酷敗者耶且是非不兩立功

罪不相準之案非則張差是矣之案而當罪則張差而當

賞矣雖有病狂喪心之人必不敢謂張差爲是爲當賞而
而獨于之寀督過之深耶況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
先帝請下法司者
先帝
皇祖曾不以
先帝之請爲非而爲之決張差磔奸竪九十年不御之朝
堂一旦　召見羣臣　面行撫慰然則
皇祖之于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瘋癲二字無所歸
着故寧寬賊徒而罪之寀等耳
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凡建言受杖之臣先後擢于光明而

三臣去國孤踪尚爾不蒙昭雪此數天忠臣義士所以
欷歔感憤而不平也近者林居諸賢發單咨訪而臣謂之
宋二臣而外不知誰爲歷卷何者忠
君報國之外無眞人品而貪廉寬猛之間猶當十世宥
且臣堂官張舊爲司寇見在都門而逆犯供吐原詞一
一具在伏乞
勑下部院從公查勘張差原招口詞有無在卷當時經手
各官有無改竄原招抵漏情節王之寀李俸諸臣應否從
公勘奏者有無挾私處分一言涉虛臣甘受虛妄之罪
倘之寀等爲法受惡果出非辜亦當破格

立賜擢用以爲人臣忘身殉 國之勸若傍撓有人終從
禁錮此種公案亦須洗刷明白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
人諒之者即三臣終老岩穴亦無怨恨矣臣 查之寀作令
淸苑亦廉平即大受一時屈處豈足深惜而臣 諄諄言之
者非爲三臣也爲
先帝也爲當時舋起 宮中舉朝袖手而三臣奮不顧
身抗疏簪筆猶能少存公道也若區區一官三臣自誓之
日業已弃却而今日乃欲以腐鼠赫之乎嗟嗟之寀本無
罪而諸臣强名之曰罪楊漣本無功而諸臣强名之曰功
有罪者去有功者亦去然則爲今之臣必當何如而後可

隆慶三年定准行取歲一舉行

乎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賡之臣初入班行尚不知忌諱伏
惟
陛下垂察焉奉
聖旨前事已明這存沒各官着該部照詔例召用恤錄
吏科成明樞請復行取之制疏曰切惟
國家行取之典嘉隆以前目則不定人數不定資格不定
自隆慶三年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 題本部復准以後
行取歲一舉行則制自此定矣
神廟初何嘗不每年行取迨至二十年後遂慎重斯舉考
選之命再不輕

允為銓臣者亦無可奈何于是為題留各部又放假另考人才辦官者空闕事亦壞迄今

聖主登極求賢念渴考選速下三資遴聘矣寧非盛事哉第今年之冬天下又當覲則前冢臣中飭貪廉恬競一疏末亦惓惓于行取復舉之說復之此其時矣然有為之慮者不過曰三資并下滿有有人而無官者矣然獨不思昔日之壅滯政惟是

神廟時不肯時時取用耳苟不及今速為節次行取將自下已用之人至明年而始完至明年所留之人必至又明

年而始考將留部成年不可破之案而三年一
覲之規參以考選行取之事大察之
典又何爲而夾集混亂至此也耶故以行取之
制必一歲一舉行爲甚便一便于歲取則一歲中之條足
者不多幾人修飭爲玉筍冷冷數竿爲缺亦易補用亦易再
無淹滯也一便于歲取則人心踴躍數日可得吾皆是愛
吾則無憂再無變志也二便于歲取則新新相生事業日
興前無鈍足後有先驅誰肯悞事使
國家不收得人之效也臣 愚竊謂卽于今年將天下推知
係已及期者總第爲一單卽遍取之各省撫按除不肯者

聽即行參處外有數人即合京官博中行三等俸足者與

而發訪堪部用者即添注各部堪言路者即注以候者俱

免其朝　覲令其解任赴京宜部者到任宜考者飭次考

選續于今咨候補之後以次進衙門至于朝　覲時止存

俸未及期之官純以大察事爲主察事完即便赴任再不

容逗遛窺望至明年又有明年該行取之人另發知單取

進不與大察相混一條即功令尤爲明白可信可遵者矣

至于論俸之說

前朝皆三年内外而今以四年又以四年四月矣無非爲

前取已積後進難容故爲是難題以消抵人心耳今似當

以三年外着即箕俸是不必四年四月爲俸是也此又任
統均銓臣酌量輕重可否之衡而臣固不能代庖矣祗緣
覲期在邇行取重典故爲是亟亟言之少遲則無及矣
上命所司確議具復
命南京諸司預建黃冊庫房愼重圖籍
司禮監勘結陵軍鼓課始末奏上奉
旨劉馨着送刑部擬罪李受等責降有差劉尚忠既不知
情姑免究○坐營李鳴雷革任
營慶陵
愼防範問

心虜下忘切　亡极

封郭擬明博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城伯各食祿千石、

工部奏

定陵寶頂照

永陵丈尺培築。

起董應舉大理寺左寺丞

遼東經畧袁應泰條上爽氣正儀應援太緩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大事亦國之危事也不得已而用兵列營佇亡介在呼吸非可僥幸嘗試者也若無事而挻至有事緩時而挻至急時固可歎矣乃有事而恬若無事急時而有若緩

時尤可駭矣近左當屢勝之餘奴酋席屢勝之勢彼閉關不移時禽宰桑如反掌且收西虜之降以益其兵而三韓土地人民幾喪其半且與我叛臣旦夕圖謀大逞未嘗須史忘也事勢到此何如其急而中外之應援者宜何如哉

臣非能知兵者也但所仗者兵馬耳錢糧耳器械耳將吏耳至于布置乎時相機臨敵 臣功臣罪且不暇論無論諸項之中有一可缺乏者乎有一可就延者乎以兵馬言之征調強半脆弱召募原係白衣甚至逃鎮將領居為奇貨如總兵王汝金坐營陳應武類者紛紛有端難以枚舉近左增不收半臂之力然猶曰古有驅市人于鬬左而戰者

任上選練耳至淮揚都司金冠江南營加銜都司王表各領兵一千名于萬曆四十七年三月內到天津迄今三年矣皆藉口本部創修船不移一步臣一面咨督臣嚴催一面托該道查修過船隻內王表方修得六隻金冠又稱原座淮揚趕船不堪補驗必須拆造而復諉于錢粮不凑手夫以咫尺之山海一葦之旅順三年之內船可修則請修不可修則舍舟而陸月行五十里月餘可抵遼陽乃安坐三年不知其曾支餉否至今糜費若干致各兵效尤各歲守備王錫斧等領淮浙兵七千名十月到津竟營謀進粮不肯渡海此猶在 都門外者也至在 京浙兵三千名

當斬可恨

餘恨

咨歲九月內前經臣熊廷弼咨調援遼臣俊任即伏疏請咨能不齊再四鬪各兵多勇敢願行乃原領兵都司張超懦怯縮朒百計營脫甚欲唆兵鼓譟以遂其計是輦轂之下且敢抗罔若此矣以上共兵一萬二千餘人皆擔援遼之名支援遼之餉又非有萬里之遥及早出關未必無助乃久者二三年近者六七月逗遛觀望到遼何時至近調家丁一萬名以山西三四月可至若薊昌宣大止月餘之程而踪跡尚爾杳然此兵馬應援太緩者也以錢粮言之馬疋専靠粮艸今粮已絕斷數月艸亦轉運不前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存者骨立如柴矣此可抵當夷馬乎

弊行可憐　預發　海運

軍士專靠月粮每半月愆期輙借貸豪門或質當鎧杖至一二月不給則逃不能逃者倉卒譁而此可抵當夷人乎然

朝廷實未嘗省得分毫雖云愆期亦須補發乃一愆期而貸質子錢幾至強半名有一兩五錢實得八九錢之惠而物騰貴馬安得不倒士安得不飢軍聲弗振實由于此前疏預發軍餉三月按時支給餉不加增而軍得實惠所裨不淺又疏海運及時料理免秋風之漂失省陸運之勞費勿再使士馬彫殘今折色愆期如故本色無銀造船將來不知作何狀又咨

催運

器械

請小車一萬八千輛然推運但可行運軍不可行之滿兵往返商量又費幾月懸釜待米不歷難馳目前又不知作何狀夫奴酋日欲乘我之飢其關係非細故也即不然而十餘萬之兵久頓于邊枵腹能保無他虞哉且與延一年當早辦數月其省費相去何如也而竟不得如願騰飽無日戰守何資此錢糧之應援太緩者也以器械言之禦虜長技莫如火器　内府解發銅砲雖多放輒炸裂不得不造鐵砲然非一朝夕一手足所成頃臣疏請發劉保宣大山西督撫料價共五萬八千餘兩分投打造先那各鎮見存火器一年即以所造抵補乃工部委之

戶部矣戶部復

請歸工部矣二部相推遼陽受悞奴酋聞之不知如何慶（此病難醫）幸恐不免議定渡河之誚也至硝黃尤係吃緊臣于客歲十一月內疏

請硝五十萬斤黃十五萬斤十二月內咨取黑鉛五十萬斤銅鉄三十萬斤經今三月矣銖兩未到各營將領向臣催討迫切之狀皆口不忍請耳不忍聞而瞠目無以應其（真狀）他一切器械無不缺乏不幾于張空拳乎此器械應援太緩者也以將吏言之將吏聞渡遼如蹈虎穴如避湯火若近參倪寵等今疏金冠等不必論矣文臣如前經臣議

行前次相去之迷

調井陘道臣朱之臣遂從此修郤挂冠而去惟在逃諸臣期以身狗疆埸不以賊貽

君父憂 臣 與各道議兵馬錢糧器械件件推求實雖憊使

臣 曰然則何恃而不恐開原道臣崔儒秀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昨奴酋以數萬騎附倘倘之衆集自以為敵無不克在其掌中乃監軍道臣高出鎮定調度神色不變覡靦佩刀即有意外引以自裁挺然義不受辱虎皮驛兵將赴援 臣 慮夾賊乘空虛亟行開原道入守而該道已先有此意立刻帶數百騎入虎皮時奴遊騎薄虎皮僅五六里見揭牌大犒遂引去大營所謂人有必死之心已足徵一班

矣漢人有言大丈夫爲必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宋儒謂伏節
死義之臣當于直言敢諫中求之而指斥
乘輿易觸犯時忌難惟三十八年來人情世變當蕭
天之日而不波流披靡者亦自有人可效遠左之用者進
邦清張國儒李國儒宋樸撫臣力言其宏用且曰吾輩身
在洪濤斯濟　國事非有所私爲一盤較猶膠故常致有
後言僕當出疏有口噴之撼之我見得是官爵猶後遑恤
人言況此際危迫爲
宗社需人豈爲一已市德邦清則道臣胡嘉棟牛維曜皆
謂其才撫臣張國儒與宋樸會　臣以邦清會皆臣皆深爲

許可復臣書曰才華骨幹如邢清當今天下無雙事此語極為得人倘以治滕者治遼有兵不練乎有田不屯乎臣既自知其人而督撫道臣羣心如一臣謬以為謀宜從衆師克在和遂列名上

請意欲得三人為

皇上同死封疆至于重察典委非臣愚所及今日以功名富貴論則不宜用若人以重察典以伏節死義論則不妨援若人以重封疆如北事道臣五人皆妙選天下賢才擇而用之者也亦皆被過考察蓋倜儻負俗之士視官爵若敝蹝視死生若旦夕不肯俯仰時趨故往往從盤錯中見

而

國家有難雖覓無此人不得已臣求甲科推官五月矣求監軍道臣三月矣而渺無一至以倪寵金冠輩既若彼以推官監軍又若此此將吏應援太緩者也夫求者愈急應者愈緩急則搶地呼天或觸時而傷諱緩則視除敲管比額後而聽前臣雖藏三牙哆三足徒歎曲高寡和獨拍無聲也不知諸臣亦念及

皇上金甌之天下否臣謹按

大明律一欵軍官託故違期者斬又行粮草料缺乏者斬又應合供用軍器缺乏者斬

祖宗豈故設此重典誠軍旅係存亡之關機務非一人可
辦欲司兵戎者司錢穀者司將作者各盡其職而後折衙
耳鐘鼓式靈嚴法律正以固　金甌也奈之何泄泄也伏
乞
皇上延覽當局淵然深思念兵馬不齊錢粮不敷器械不
精將吏不備則奴酋必不可破遼東必不可守則
社稷不安惟
皇上大賜乾斷凡臣　從前所
請立刻應援勿再遲緩使微臣早得措手或守或戰或進
或退期于中機斷不敢為孟浪之舉也　廟堂之上勿先

責成兵戶工諸司

立一膠柱之見而謂奴不可與爭。臣前所

請可以遲應。一着差池。噬臍何及。逗遛三年。如金冠王表

逮繫正法。退縮奸狡。如張超黜革永不敘用。王錫斧臣等

提究。庶人情少肅。可鼓後來。抑臣猶有

請焉。部臣如戶部之新餉司。兵部之職方司。工部之虞衡

司都水司。皆與軍事最切者也。今後各司定當久任。與遼

事終始。則不傳舍其官。始不蘧廬其職。封疆其有濟乎。并

乞

勑下該部議復。久任責成。如有不效。罪有所歸。但使奴氛

撲滅。臣當束身闕下。請受責黜

至尊唐突諸臣之罪臣死而

社稷尚安猶愈于臣死而　封疆不可爲也

吏部等衙門會議奏

聖旨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春揭出朝端
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慎言等身居言路不肯直剖
是非却借調解爲名實乃背公植黨本當革職念輔臣侍
講經筵屢爲申救姑准從輕張慎言高弘圖俱罰俸二年
王大年不候會議急于奔救止知植黨不顧大義且說人
主于言官無可奈何是使言官思欲上天耶亦當重處輔
臣奏說係局外之人心實無他姑着罰俸半年王志道等

不思國體連章瀆奏姑且不究以後再有借端煩擾的必罪不宥

禮部奏

聖旨雨澤愆期朕念春農宮中齋禱所奏知道了爾大小臣工宜同加修省以冀感通祭告郊壇遣國公張惟賢侯吳汝胤駙馬侯拱宸伯陳瑋劉天錫張慶臻與順天府堂上官各行禮　修省

刑部主事萬燝上言乞明刑清獄以弭天變　明刑獄

起孫瑋南吏部尚書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理糧儲朱積南祭酒　起用

大學士劉一燝等奏言

慶陵關係匪輕

上命禮工二部堂上同御史傅宗龍等及前去科道等踏

詳加審視確議具奏

九隔

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隔其一上與下之情隔其一大臣與小臣之情隔其一京臣與邊臣之情隔其一腹裏與塞外之情隔其一理財與牧民之情隔

曆法

保定巡撫胡思伸疏薦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精於曆法宜乘其精力未衰起用釐正

時雲路年已七十有三精力強健曾推算泰昌元年月食臺官失算二刻驗之果然故人多與之

御史謝文錦乞申飭經撫鎮道各邊臣深謀遠慮安戢西虜防禦東夷并勑各省直有司愛養民力收拾人心至于練軍一事尊責各分巡兵備道以消釁孽以戒不虞元氣固而神氣自張矣

上諭戶部大典費用浩繁額需難以議減皇祖大婚外進數雖可據內庫湊用甚多自後屢遇婚禮除年例買辦銀兩部進尚增數倍卿等豈不盡知照該監原題辦進不得預擬成數俟朕臨時裁酌

遼東巡撫薛國用恭劾失事諸將疏曰臣竊惟遼事之壞

於義則 詞語閒暇 有得於 波而來 盡其懷 者矣

也種種之弊套釀成奴禍諸不具論惟有三路敗衂後中肄爭以躁率相戒不敢藐視奴而輕言戰切切惟守是圖誠為得策矣顧所謂守者非徒嬰堆堞深塹之孤城固將四處之村落是護即不輕戰者亦止未敢妄急犁掃以探扃穴原非謂寇入門庭可縱之飽欲而去不為截殺也乃兩年以來修守亦稍犁具兵馬亦漸屯集我雖戒往搗而不敢輕入則奴亦當讋我兵威而不敢遠出今何以舍老寨而結新寨近且桀踞撫順也又何昔之搶掠猶在我兵戍守之外今且深入瀋奉之內而肆然無忌也此果奴之兵力所向無前奴之詭謀神鬼莫測哉哀繇我之指揮

者習蒙蔽爲故智以掩飾爲長謀烽燧每每不明偵探常
常爽失故或醉夢終日而一籌之莫展或倉皇失措而姑
立之不定或虛憍恃氣而觀望爲之不前是以來則不知
進則不敵去則不追甚且張鋪滿紙掩罪爲功任其大入
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所從來矣臣受事以來
經臣督臣每相告誡痛懲此弊與諸將大家洗刷翻然振
勵庶幾不至頻越以遺疆埸羞正月十九日奉集失事李
秉誠匿不以聞臣等直窮到底不敢少諱即舊按臣陳王
廷所報殺擄人數二百七十餘名而臣等再四覆查會參
疏內多至三百十餘名矣豈不知損失已多臣罪愈重要

不過重視

封疆然

朝廷信此法紀而不敢以一身庇罪帥也未幾二月十一日不意復有奴賊之大舉初渠攻圍奉集臣意奴熟窺奉集之淺深而知其必攻也再報倏至沙河臣疑或以一兵綴瀋陽而令兵將不敢出援也心甚危之已而得報奉集有道臣高出在臣私幸有所恃又未幾至瀋陽臣又私幸賀尤二帥可領精銳以馳援奴必不能得志也越三日報奴兵于十二出境堡城雖幸無恙殺虜計或不免臣當即牌行分守左右監軍道臣等親履地方嚴查損傷士馬擄

去村民人裔從實開報業同經臣會題外惟是人言紛紛有傳保全奉集全賴監軍道臣高出奮以身殉而將士始效死以守者乃李秉誠塘報猶自矜分布之能而以斬獲有級保全孤城為已功也今日之秉誠猶然往日之秉誠往奴以數百騎當我倘秉誠敢以一矢相加遺不至有今日則今日之禍秉誠招之若非道臣前一日至奉臨期又非經臣懸重賞購死士突圍而入授以方略則聲息已斷人心搖撼奉集為清河之續未可知也道臣雖小自有其功而秉誠亦當愧死此所謂一籌莫展百計欺罔之首罪之魁彌斥未足以盡其辜者也有謂朱萬良嘗赴援

收功

朱萬良罪

一遇賊鋒輙自奔而反引賊深入者乃朱萬良塘報猶云
稱自午至申盡力死戰賊見奮勇勢方少却而當日斬殺
截道毫不相肖也萬良所統之兵原自經臣標下之兵頗
稱精選維時教其可戰則戰固可挫其鋭即不可戰而堅
持以守亦足以堵其入何至甫遇敵而即奔散也愈奔愈
近直抵沙河曲望見開原道臣崔儒秀所督援兵塵起身
幾不免雖曰衆寡不敵然忼慨而往匍匐而歸驅士卒以
殉也不亦喪氣之甚乎又有賀世賢尤世功爭贊虎皮擁
衆自衛藉口信地牆堡遲回者乃兩帥塘報不曰賊衆而
整其來也未敢擊則曰以精卒為後勁其回也若脫焉未

可追且以知已知彼不輕一擲以自解嘲也兩帥夙負勇名而所部兵丁尤多驍健刴去奉集所掠處僅二十里倘未傚時留兵將若而人以城守出兵將若而人以拒敵躍馬先登片時可至奴之整兵即不敢敵而散騎零掠獨不可斬獲乎奴之後勁即不敢擊而馱載搬運者獨不可要截乎彼札營我亦札營雖相持日暮而歸詰二將至午方至實為規避悠悠遲迴而奴之剏獲已盡輦而歸矣夫以將之巨擘而伎倆若此反善為奴揄寫而張其勢若此奴尚安所顧忌哉適以貽之笑耳故奴十二日方出十八日復來即未深入暫退而回鄉者屢報造鈎梯百 彼勢在

可恐可惧

危言

必逞則以我兵從來未敢一戰奴賊從來未經一挫其兆兆所視無足怪者且役奴之計固在攻堡實圖搶掠我之將士軍役亦曰堡破城可幸無罪而村屯搶掠姑置不論也不知奴每一掠既得其粮又得其子女生畜是我益保城之虛聲而奴得捆載之實利矣遼固絕塞兼值兵荒雖村屯寥落人烟稀少然一草一木皆其皮毛未有皮毛俱盡而本根猶能獨存者今奴漸進漸逼所過之地荊棘生焉非若西虜條搶條去而居民僅未盡失故業也倘從此一來而界威寧二堡再來而掠刷皮左右瀋奉派注勢必不支而遼陽危矣此時即治臣等以不職之罪粉身碎骨

入心玩讀宗非

竟何益于成敗之數哉

國家進大將之旗鼓用一人即期得一人之用令遼左建牙者濟濟徒擁名位竟不肯出死力以為士卒先而報我朝廷萬分之一真可為痛哭流涕者也何猶藉口修工不暇非敵令經臣簡戎蒐乘專責之待戰矣即中多尫怯未足盡堪衝鋒而精壯者猶然都後也是誰之過歟如此積習日復一日恐不盡三韓而胥之夷不止也遼事至今破壞極矣臣等豈敢過求速效且時值乏才搜擇干城又豈敢不愛惜諸將但奴酋日剝月削業已及膚非得諸將同心戮力大破積套率衆賈勇期以血戰必不能遏奴鋒而

兵此數語已了伏此之勢辭始之局

阻其來也即如年來奴破諸城堡勢同拉朽皆以作事諜臣登風先潰未嘗一相抵耳假令當時有如高道臣在堅守不動指麾如意安至赤燐遍野白骨成丘數百里間無人烟至此極哉昨回鄉唐秀才曾言奴之新寨不過木樣亂石造次苟完非能如我之高城深池也者奴之兵馬即獮獷悍數亦有限亦非如我之如林如雨也者總之奴之人心一我之人心分奴衆肯用命我兵善逃躲故因循藉釀卒至不救耳虜去漢人在奴寨者亦無不慣心抵擊曰我

天朝有大兵幾十萬何遇賊輒不向前奴兵亦人耳我不

坐守亦難語　緊要

日。彼更貪生。若止坐守而不戰。恐將來守亦不能矣。往者失守大都若此。則今日之高出。可不特爲優叙。以爲折衝者之勸。今日諸援將。又可不嚴爲處分。以爲退縮者之戒耶。經臣居常。固已結之以恩而惕以法。近又同按臣率文武諸將吏矢心誓師。期于克濟。乃諸將對　神明或亦凛凛。遇奴賊仍又惴惴。非藉

皇上之赫濯。施不測之威。何以振久玩之人心而作方新之鋭氣哉。臣謹會同薊遼摠督文球經畧遼東袁應泰據所開當日之情形。具實

上陳。伏乞

勑下兵部查議轉行監軍巡按御史嚴加覈核分别功罪

大示勸懲庶幾懲已往而勵將來可保殘遼于萬一矣

三可憂

戶科趙時用言遼事有三可憂選練之無日測度之失宜招徠之難測

協二十七日

協和殿災羣臣奏慰

○兵科朱童蒙勘遼事竣據實回奏疏曰臣蒙

皇上簡命前往遼東會勘熊廷弼任內功罪

陛辭而出即星馳彼中進返三千餘里行住七十餘日逐處親到逢人咨訪備查卷宗實科士馬據以言官所參論質以廷弼所辨自從公案實矢諸

天日其功罪之格固有次第謹一一為

皇上陳之臣伏讀

勅諭曰某處被賊殺擄爲失事某處堵戰修守爲有功臣勘得廷弼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到任至泰昌元年十月內解任其間奴賊入犯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于花嶺等山城六月十二日于王大人屯等一十九屯八月二十一日于蒲河等處共被賊殺擄者共二十三處皆爲失事至于蒲河灰山豹兒斬級二百有奇所獲馬牛稱是雖不可以言功而亦以堵截用戰者也遼陽之城環匝二十里年久頹圮當開鐵初陷遼陽之人來裴思徙者以城不足爲

汜也、廷弼絜其外。築其內繞掘兩河引水建關城之上下密布火車火器分兵防守務期集從斬獲。心思之巧。經營之周有才人之所不能到者、至瀋陽奉集虎皮驛大小三城修工如是守具亦復如是此其修守之可言者也

勑諭曰某事爲從實奏聞某事爲欺隱未報臣　勘得遼場之事凡有查核經臣憑監軍道之開報監軍道憑府廳之開報亦或有據塘報即入疏中者廷弼向來章奏似亦從實而無欺隱但其有報殺擄各只開與撫臣所參稍有異同耳

勑諭曰城堡有無殘破村屯有無搶掠臣　勘得瀋奉之外

凡有村落因山爲居、壘石爲垣、故曰屯、曰寨、曰山城、其實民居不過一二家、三五家、而爲城堡者、止有蒲河一處耳、至花嶺山城、禿老婆山城、許毛子山城、四十戶屯、金剛屯、金得成屯、早生屯、李二金寨、李沙包屯、王大人屯、石廟兒屯、劉普屯、盧尖屯、白官人屯、劉三屯、頭目尾溝子屯、終芳二屯、新屯、趙官人莊、沈寨、雙樹屯、皆其前後搶掠之村屯也、

勅諭曰、土民殺擄幾何、器械損失幾何、臣　勘得三次入犯、殺擄屯民七百二十三名口、被傷十一名口、被擄脫回四名、擄去民馬五十四匹、牛一百三十一隻、驢十七頭、燒毀

房屋八十五間，岜窖二十九處，此殺擄之的數也，器械則失損盔甲等項一百三十四件，捨袍一十四領，

勅諭曰：兵馬折傷若干，現存若干。臣　勘得前後陣失折官兵共五百八十七員名，被傷兵丁共三百零七名，陣失馬一千五百零六匹，現在支新餉主客官兵一十六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員名，叅馬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匹，

勅諭曰：錢粮實用若干，虛冒若干。臣　勘得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內起，至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止，存庫續收銀七百七十四萬二千九百五錢九分八釐，除放過銀九千九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存庫銀七十四萬五千一百六十

六兩四錢六分其一應出入悉經餉司與糧官收支廷弼原不經手或有頂名虛冒乃各營將佐影占之弊亦嚴爲査處而不之縱也臣謹奉勘得舊經畧熊廷弼者有揮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撐人之所不能担甹其偏鋒亦有忍人之所拔不忍任事幾十餘月耳而遼陽之痡之城如新衰臏之人復定至奉集瀋陽二空城今且儼然重鎮矣幾何時而金湯屹峙恃以無恐迄于今民安于居賈安于市商旅紛紛于途而後之人因之以爲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遼道而代之嗚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之所留是精力悉經于此而

律令論事之準的

心服

其得謫亦先于此也唯是致辦殺擄一節嘵嘵于有花名無花名之說以爭多寡獨不思避軀凡有殺擄律令但論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所漏雖未必如揣中所傳爲萬爲千而即其所報亦非的數廷弼明知而故自爲隱匿是欺誑也縱廷弼不知而爲人所蒙蔽是誰之責也廷弼必居一于此矣惡得云無罪乎 臣愚則以爲廷弼尤有大罪焉夫封疆之任與諸臣不同

尚方之授金幣之錫與委任諸臣亦不同廷弼受

皇祖破格之遇即捐其頂踵誓以死報尤不足荅萬分之一乃蒲河之役廷弼知賊志在攻瀋策馬而趨以救非門

何其壯也至則諸將被沖不欲再戰威之以殺而亦不前廷弼見官兵之怯弱如此已料後事無可成始灰心卸擔故借徵恙乞骸以歸耳奴賊未滅何以身爲廷弼將置君恩于何地乎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弼之罪又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遇人素習怠緩性不急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守况又非常之原黎民駭焉凡借磚于鄰居採木于園林移石于墳墓似乎爭民施奪其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報鄉紳青衿役無剖免又細打各弁斥逐諸臣能無怨謗聲乎所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風聞臆傳以入告而陳于

君矣也然皆激于上為

國家慮周崗土而以大義期廷弼耳及至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辨既而一揭出一揭應愈出愈乖終成罵詈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也總之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

君大義實所莫逃此正

勑諭所謂罪浮于功者矣臣會同督臣文球經臣袁應泰撫臣薛國用按臣陳張從公按實謹具奏聞伏乞

皇上立賜剖斷以結前局庶功罪明而臣下知所勸懲矣

奏

聖旨這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議及時起用以爲勞臣任事者勸

禮部奏言陵穴驚崩石底

上命光祿少卿柳佐同各官看議回奏

薦異才

南昌貢士萬長生擬補江西瑞州府新昌縣選民全圖成揭帑傳之異人試之縣府且品度超洒不顯受縣尖義歲賊功成本身而退今將才技畧具于左

一掌中勝算其袖中之十或上將出勝偏將出勝或剎則攻不利則守或勝負或賊來不來或多寡或伏何方何地在于天地陰陽人間禍福休咎其占不差毫髮

一流大陣此陣排列八門中央高築將臺上將綸巾羽扇紫半臺上運籌不用上來止用五人手抱五方五色

旗任敵人兵馬重圍不能擒我傷我倘使敵人四[illegible]

也九死無一生也

一陰兵變陽于絕無人影之地而忽生軍兵岳立

一陽兵變陰于下兵卒拔集之地而忽然絕無人影

一火城此守法也不必深溝高壘畫地而陣敵人不能越我界限一入其界盡成灰燼一里之地止用十人十里百人百里千人

一五砲三十攻我中國所恃者火器而虜之輕視而攻乘其盡也蓋火器未盡則強既盡則怯此砲不用人力一發引攻打無休晝夜不絕此破虜之奇秘也

一渡坑飛車凡車之持重抵敵止畏其坑陷也此車有探陷之法有渡坑之法即地中七八尺坑陷可飛而過如領四道

一堅甲此戰陣百一緊要事也虜之所恃以侮我者勁力健疾身披重鎧而刀箭難入中國所恃以滅虜者火器然火之發有時而盡而虜則強弓利矢乘盡而入百發百傷蓋以我兵力弱難拔重鎧身無所恃而屢戰屢北也造此甲有玄妙處製度異常輕而便便而堅即空拳一衝入敵陣刀箭不能傷也

一[illegible]平地坑卒此陣以伏十里可坑卒十萬二十里可坑

古來行兵法許無窮勿以爲異須有也即當此飢賊見賊報時亦足以驚之

千三十六萬

一錦帳懸鈎此陣設立營帳以利誘敵一來奔營而走其入我營中之人俱身傷利刃有死而無生也

一練火牛練此牛一千可當百人

一陷馬陣此陣臨敵之時各兵各帶掘具預伏地中外坦平地毫無形影如敵人馬一入其地一一繫其足而進退不能可活擒之

一輪蛇陣令之造車者多方不一有人藏于中而旁騎不能犯者必恃重難前可守而不可戰旁車輕而便利者止可衝前而左而右而後旁可乘空而來此車取其便兩人可抬上造火器晝夜不絕以攻敵陣上設水帳以防利矢藥鎖連環排成長蛇陣臨敵則分子母冲突敵陣子去則母須母去則子須任是萬軍之中如入無人之境而我兵片甲不損敵人可俱成灰燼也

一火帳此于山谷險阻之地難用車輪用此火帳人在帳內敵不能傷其內火器終日不絕如深入敵境非此不能也

一水底藏兵此陣雖在汪洋大海可潛而伏可飛而渡也

一美女設餌此計敵見美女而來忽然美女不見而敵

可憐也將此揭已投兵部蒙發議方考試并呈稱選思
在謄試外為此具揭

御史賈繼春奏　　旨回話奏

聖旨宣賈繼春回話揭中無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此二語出于何項還有回將話來

吏部等衙門公疏言官悔罪無地奏

聖旨移宮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单疏賈繼春都置之不聞乃以違忤遁逐輕誣朕躬且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惜其他獨揑造李選侍雉經朕弟妹四位并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弟獨注意皇八妹入井斷受奸人買嘱誣陷朕躬淆亂朝

政朕隱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廻避、朕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雖經入井、真僞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誼在體國、還當替朕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話、已有旨了、卹錄首請建儲舊輔沈鯉遵例從優贈呂坤刑部尚書廕一子入監。會議遼餉、

一崇官鼓鑄制錢　　一崇官督理屯種

一南都牧馬場地　　一長江上下蘆洲

一東南牛壁游田　　一腹裡衛所屯粮

此疏語特詳奏而又將出人意外精詳審矣、

三月丙子

御史侯恂上言、慨自逆奴發難、上下焦然、徵兵索餉、日不暇給、內以清查望之、外而外之欺蒙如故、外以應援望之內、而內之延緩如故、泄泄悠悠、漫無定局、非奴困我、我自困耳、夫遼當摧破之餘、土地人民、喪折大半、殘局也、奴屢勝我、屢衄來不能禦、去不能躡、敗局也、奴以半載故頓牆西、虜廻翔而不敢深入、我因得覓城設防、保茲塊土、又持局也、善奕者審于棄取、善兵者審于戰守、今能往而與奴爭乎、能如撫順之初議、漸逼抚奴之吭而蹙其命乎、職固料其不能也、則惟有守之一局而已矣、總自今無遼言舉

庭掃穴無慢言師老財匱一意堅壁清野簡將蒐兵修戰具養戰氣以爲持久之計待夫奴惡已厭釁隙已開始徐起而圖之遼局其可結乎如是而言兵兵有見在十三萬焉足矣

請無徒求盈而求精即見在者實實挑選實實教訓擇智勇之將統領之聯絡布置互爲犄角奴馬强横豈其遠能得志而適有脫伍仍用遼人漸募漸補將客兵爲土著省安家行粮之費消苦戍思歸之變計莫善此而土兵遼兵家丁一切調遣可槩報罷也土兵得遼兵不可再抽而家丁非其土著不歸收也如是而言餉十三萬之兵以五百

萬之餉餉之原自不少況又加以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之二十萬乎客歲未完之二百八十萬乎截漕三十萬石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淘河銀兩更有四十萬乎足皆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但慮今之征收猶似昔之拖欠請無徒責州縣而責司道嚴其考課重其叅罰俾督催屬邑刻期起解即冲疲災荒力難追完亦以别項抵足惟呼庚問癸之新餉斷令絲毫無虧而又擬實用之二三年間當可支持會議之舉第當議屯田議鑄錢議鹽策與夫十庫之改折各工之侵欺光祿縱騎之虛靡作何修舉作何釐剔以濟不涸之源塞濫觴之竇

議撥運

而搜括那借事例一切議條可槩報罷也搜括那借多煩爭執而事例收息于官償債于民也此兵餉之定著不煩再商者也而最急則無如輓運矣最要則無如器械矣遼左本色絕少軍多枵腹故運法最急而索車至一萬八千輛用推車之卒至四萬七千人則決不可何者內地買牛買騾騷擾已極再加驅迫人心必至動搖蕭牆禍起所不忍言且千里重繭不堪艱苦恐伏爲牛騾之續也幸經臣無訴討部之商量從長設處或用抽軍或用汰兵主定撥運之法夫東南之粟駕舟于淮揚御尾于天津順洋以達蓋州而去遼瀋不遠矣通算一人之力一日之程最少任擔

覈商糴

精器械

五斗最近往往返六十里遞轉遞接得三萬人而累累之料糧固不脛而馳也安在搬運之不可行乎淮海若鼓浪之候運道險惡可就天津糴于商令其自敗自鬻利之所在皆爲貴諸遼陽谷價騰踊商無不爭赴者亟償收糴自可濟用正不須車運耳器械不精以卒予敵今外解者盡爲濫惡廠造者又屬虛糜貞欲張拳功合精選廉幹司官曉暢法制者一如經臣疏

請久任以董其事而巡視之職日省月試實行舉劾若然則工費自省器械自精二有請發隨呼隨應此兵餉之亟需也而最亟則無如練營兵矣最便無如折班軍矣京營

練營兵

之不可問者曰影射也侵占也影射侵占之不可問者鼓譟之不可問者曰根薄而人囂也有法于此先別祖軍之虛名使在冊者眞有年貌眞有保結按籍可呼而后行分練之法分其所習之藝分其所隸之將分其所駐之地隊以千人爲率同日開操以查點爲簡閱而冒者無所容矣而老弱者無所涵矣然後從容沙汰汰一于十汰十于百安其心散其黨而汰者可無譁也月根一石軍儲太薄定當加厚以塞譟者之口而四盡三空無從措辦合無始酌雙根養選鋒即舉所汰之帑并給于所留者豪驁之心已收而汰者益可無譁也漸汰漸精虎旅其改觀乎所深

慮者百年盤據之窟一旦振刷不能無謗不能無怨必須慷慨担當實心任事之文臣始可資其整理必須韜畧嫺熟威名素著之武臣始可藉其督率欲復營務不可不首議召班軍之設以擁護 神京

祖宗兵制良有深意而承平沿習積敝已久上班下班祗存其名而無其實如職鄉歸德春秋班軍三千三百餘人赴京者十之一耳奸棍兜攬貪弁包占牢不復破收軍放糧但須數文顧兌之錢而事已畢矣 國家亦何愛于烏有而任其漁蠹爲故曰折之便折一軍之屯地可得三兩折一軍之大粮可得八錢折一軍之口糧可得二六錢是一

軍可得四兩有奇一衛二千餘軍可得萬兩有奇以一衛倒各衛以秋班倒春班約各都司之所領凡數萬人可得數十餘萬矣不費推筭不費鏤劖而多得數十餘萬不足爲持籌之一助乎如慮堂奧空虛倉卒有警防守無人我見額設之衛卒能堪荷戈縱使赴京亦衆人耳今後確宜盡折便以折解錢糧貯充召軍練兵之費此又兵餉之長計也

督餉御史倪應春上條議一日起解本折之有稽遲督餉必先安民安民無如察吏夫司農不得已征派新增九釐就其中量地利之肥磽天時之豐歉原額之輕重而斟酌

布之俾合各州縣原派之數酌派一定大書曉諭以便完納此誠良法至司道以下俱係親民之官因心洒潤觸手成霖況新派之煩征尤賢者苦心調劑之日藩司如付建河南以存留而濟徧匱州縣如海州谷云華亭長清以樽節而抵加派上不廢法下不病民皆諸臣分所當爲亦力所能爲者一日轉運舟車之有延緩夫逐年歲用折色三百六十萬本色二百餘萬折色絲毫皆有實在之用若本色一石海運几以二鍾致之矣舟車腳價之費非七百餘萬不可　國初以天下全力海運七十萬茲以山東天津三處之力而運三百餘萬其能辦乎登萊明習運事去年

運發六七萬餘遼人藉以無恐天津惟恃道臣賈之屬今且以病告矣未經兩院題請法難徑去業經加御旌勞誼無可去計必為運務而留第天津省直協助舡隻最急此日風和水柔舟行若履平地倘呼之不應候至秋深駭浪驚飈貫多不測依沙沿泊島必至后期萬竈不黔三軍立槁諸臣能免悞事之罪乎夫陸運原議僅催至遼陽矣而又責遼瀋夲以為長運通近虜穴未免風鶴耳况人情短運易于弛担無不樂往長運疲于奔病動有趦趄須以短催便番之說行之遼陽以西庶人心安而招募可行遼陽以東必以汰軍供運實為兩便蓋套去內地甚遠驅饑民

遼涉勢必不能運費部臣任之運夫經臣任之有兼濟而無偏累矣京邊改本東兗既稱七難則截山東漕以補運加新餉買米以補漕于餉有賴而于漕無損豈非兩利之計乎一曰支銷錢粮之有溷淆自軍興以來部發銀一千一百一十八萬七千六百四十有奇幾經清查曾未一報聞之盔[illegible]米穀委積者任浥爛盜窃此斷斷乎不可不清者經臣宜集文武各道將取訪兵名冊叅伍之舊兵若干新兵若干工匠若干馬匹牛騾若干細加簡閱嚴爲訓練列爲等第兵數既核然后以實達部部臣照兵科餉經臣計口授餐而又責成于監軍各道日逐清理月倒之扣除

有禁家丁之月支有禁逃亡之影射有禁料豆之侵減有禁升斗之參差有禁各道任勞任怨與餉司細心磨算撥季册報關以內各司道政凡糴本脚價舟車僱船造槍工水手援兵防兵月粮等項種種支放名色溷淆稽數季報以混歲終查核一併奏 聞庶幾鼠雀無所因緣爲奸而選去之一絲一粒皆有着落矣

吏科阮思輝敬陳修省實政一請下恤民之詔一請下求言之詔

兵科蕭基劾閫臣姚宗文疏曰夫閫視之設原以備戎未有不能備而反以啓戎者欵恤之舉原以彌釁未有不能

弭而反以開隙者爭獻納者嚴一事陳五利者萬餘可不慎乎值此奴氛未靖之時何堪西虜所關要挾之援蜂屯蠶場將無寧日則作俑者即臣宗文之罪磬竹不足數也

臣每見虎酋等備極驁慢擬兇粉花等紛求祈賞脅臣疏報皆歸于王猷之姿許臣之兩疏恨不得食猷之肉而啖宗文輕信之辜然猶曰或識不足耳見宗文一揭灑灑數百言欲蓋彌彰始知猷之矯命宗文故縱而教之者也諸夷之淩遡宗文明知而開之者也不暇爲猷裂眦而先爲宗文豎髮請平心折之夫金白孜于奴鋒而席捲之勢幾同破竹當事者議值後之策爲羈縻之術恐西夷覬覦而

動假此東之。亦計無復之耳。閣臣卿
命以來。高下在心。力能制爵之命。信能奪爵之心。則爲之。
不則已之。擇其堪任之人。按其宜發之地。則爲之。不則已
之。宗文素稱能者。不于此時酌古準今。聯前顧後。可寘寘
決事耶。且王猷以市井無賴。不堪遠遣。開督臣文球與經
畧袁應泰原任兵備時所力止也。宗文獨昵之者何心。賞
宜發于邊地。不宜發于薊門。又督臣文球與撫撫周永春
所力爭也。宗文橫執之者何心。切語宗文此衆失策者三。
其甘罪者五。夫遺金入遼。指金者遼房不過以金台什二
孫女爲虎墩兔憨之妻。一爲臘毛大之孫妻。藉此以結其

意代其交云耳不思虎畜亦與奴婢構不有爲其女婿者乎且令懸仍方之格分土之約尚不能激諸夷東援與叔爲難而區區四千兩値之猶黃葉止啼操豚祈歲彼何常任惠我先示以弱失策一也犬羊之性不恒豺狼之欲無厭養虎養鷹非明論乎宗文亦自爲一針一線必執以爲例矣王猷之亥許旣道其逐逐之念黑字之領劵不足塞耽耽之求此動曰祭旗上馬某某處分搶彼動曰東合東夷而西合西夷指之何杜曰後遂之何綴日前洶洶之勢旦暮必潰而宗文乃謂三萬之藏足厭羣狼之腹待十數之後方爲難答之舉將誰欺乎切恐五營之衆仍要子之羣

嫂兎巴陵之孫粉花識予之節一動百動愈搆愈危始以愚虜反以虜愚而智出婦人女子下也失策二也當時永不爲例之盟虎蔺背之如反掌矣三千人入貢之說洗則創議非獻也耶夫桃林口何地也咫尺神京逼近諸陵王獻從此路出虜謀從此路入即令關門空虛已甚東協空虛又甚開門揖盜未可支也賴督臣東行發撫衙之暫爲關閉之絕而夾情叵測來日甚長終是借經之衙虎穴未塡狼門伏闕失策三也以此失策奚逭罪狀屏國一也不閉緊留我逝役張兩親四人幾悼異域之魂裂碎我伞憐黃把都兒等犬肆設誓之傷乎遺患二也不捧

檢崖之怨毫末消釋、而先以成賧之吞、恰榜什等之計、全無照管而滋、以動封豕之蹢乎、樹群敵三也、不問無乞兎亥之兄弟之殘、每肆搶掠于郊原、滿旦母子、卜素叔侄之搆名、爲垂涎于飽吃乎、比匪人四也、不問王猷飽囊而歸、投揭謁樞府、爲營進之謀、事敗而遁、尤悄悄往來通灣舟中、爲逋藏之屈乎、貪賄賂五也、不問猷利虜之利、宗文利猷之利、參貂盈囊、行李百軔之運、私爲幽孫、傾折曲房之棟、爲主人有言、耳目共睹者乎、以四千兩行五餌之術、而投載來皐、以至今日而愈難收拾、以王猷代三巴之楸、而揭薪止沸于將來、而更莫底止、宗文悞國若此、猶自言曰

媿國憂時之意昧心甚矣嗟嗟臣更有感于宗文之彼也

其揭旌出關布

一人之威德以簡將蒐軍實未能也搖唇鼓舌共事氷炭

遂使熊廷弼一日不能安其位令勘者報

命廷弼之才之功萬不能沒矣然則妨賢嫉能無出文上

者迫其擁纛入關自負豪舉以爲仰荅

明旨止此郵賞一事而彼弁之譎金繒之要歲復一歲矣

然則胎禍挑釁亦無出文上矣異哉宗文鬼魅伎倆瞿塘

一波蹴取太常則以閹視爲催官之媒藥籠無物則以王

貞爲奇貨之居視閫事爲兒戲委

君命于草莽同事者畏其兇威不敢直言只得彌縫了案
掩一種啞口吞蘖之情而功罪之案公論難掩今廷逖諸
虜合縱不受戎索日尋犄角使西陲為戕逆之續宗文之
罪在楊鎬下耶當此處處危動之日急宜嚴勘宗文賍罪
正法使蠻貊凜然知　中國尚有法紀不至為奸人手障
着落宗文名下討出王猷斬于講賞之地以謝諸夷之口
庶反側有儆官守知勵矣至其生平隱横險蹻之狀人人
切齒掛揭文者　臣不暇縷悉在兵言兵誼難隱默即觸舊
忌所弗避也　說　草疏方畢見林口守備焦慶延塘報虎酋
聚衆四萬餘不日內犯搶東西不勝愕異如果冲入內地

復薊門，直爲異革，精竊之餘，何以堪之？則首禍者其容寀哉！

吏科朱欽相奏爲天儆日至，民生日感，仰乞

聖明申飭吏治，復懲貪旌廉之舊典，以舉循省實政。章下

所司

先臣王廷相有言：大臣貪蔚而在高位，小臣效之，無不惟利是圖；言官貪濁而安出處無恙，則外官鼓動，無不惟利是從。可謂知本之論。

海州吳金祖叛

按金祖的名劉先先，僞名吳金祖，又名吳太真，以斤丞久引鼓衆無知，乘南衛空虛，流名逃竊，焚屋殺人，切屯攻堡。議者皆以漕運入自黃，對陸運起自海州，咽喉要害，除道臣請選撥兵各將星馳海塔防守，一面勒發渠魁，一面招安，脅從有能擒獻賊首者，破格升賞。既當絕賊奔竄之路，又當防賊衆蔓延之患，方爲要著也。

浙江巡按彭鯤化上言首藩人才最多解額宜加乞添三名滿足百人以光文治章下所司

海州賊平

時鎮守李光榮與貴麻二副帥黃參將張同知會議既定于二十七日分營圍山二十八日四面齊進至二十九日李鎮守在南谷口正分派間而北谷口忽報賊出坐營童維秀迎擊殺賊砍傷衆皆却走賊追趕過河游擊高中選參將劉國臣復回迎戰國臣中傷大衆混殺李鎮守聞急親率參將黃頸帶領兵丁合戰中令但退者即斬于是本鎮內丁守備等官吳登雲等十餘員領兵奮進不避矢石一誰上山統砲齊打賊不能支遂奔回巢大兵兵遂人谷內貴承武麻宣王化溥等亦從南谷口進遂焚其頂而賊平矣大勢約五百餘人創首級首十之二三騰山投水者十之七入吳天貞羅守忠俱歿兵中

庚子騎從宇充日講官

少詹事孟時芳升禮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

南太僕卿于仕廉循例題薦治行優異知府沈萃禎知州黃廷金知縣葉成章等三十餘人

按本寺原額馬價二十三萬七千六百兩有奇，兵部題准，年終通將所屬府州縣備查完欠，知府以下，能依期完解數多，治行卓異者，聽其分別薦舉，否者參處。

巡按御史左光斗具揭

故事有司題薦，大約為俸淺甲科而設，後因人數頻多，不便點綴，遂格不行，勢不得不入之揭薦，而郡首愈受其窮矣。此後似當仍行題薦，但註定俸必須半年，數不得過廿，庶幾此不爭于有餘，彼不苦于不足，亦平人情，振吏治之一端也。

以陳大綬為尚寶少卿

御史周邦基奏議用人宜慎其初用言宜核其實、
兵部奏請軫念陣亡諸臣奉
聖旨是遼左覆軍陷城文武將士捐軀殉事義烈可嘉這
陣亡官兵人才屡奉皇恩慰諭趨行褒卹既經叙奏宜霈
渥恩劉挺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宣贈少保升左都督
各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諡立祠加
祭塋葬杜松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正
千戸世襲立祠加祭塋葬趙夢麟馬林各伏原職贈二級
襲升二級從祠附祭潘宗賢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
百戸世襲賜諡立祠附祭董爾礪張文炳俱贈按察司僉

事蔭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江萬化麻巖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越于守志各依原職贈一級襲升一級李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三級喬一騏贈都督僉事襲升四級與本衛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鄧儲賢等三百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升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等四十三員各襲升一級萬邦寧等四十九員各量升一級朝鮮將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移文破格從厚贈䘏其軍兵丁夷俱照數行各鎮優䘏祭葬以慰幽魂

遼東巡按張銓飛騎奏曰奴賊載鉤梯僱巢而來于十一

三月沈陽失陷

瀋報

日夜、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十三日已被賊
尅陷矣、先是臣于初三日巡視瀋陽、見其濠塹重環、火車
器備、惟城垣三面毀壞、板堞倒塌、而城中降夷充塞、俱有
奸細藏伏、爲賊內應、臣切憂之、詳囑諸將、謂賊若臨城、降
夷當盡殺城外、若其來攻、必俟百步內始發火砲、而城上
亦以鎗砲助擊、賊必不能得志、乃諸將皆謂城難憑、獨濠
可恃、意但主專力于外、臣深已不然、臨行于途中復再三
囑付、不意其臨時錯悞乃爾也、聞城破後、總兵賀世賢尤
世功從西門出、存亡未卜、其餘走散將卒、尚無一人至者
不得攻克之詳、傳聞有云、賊連攻數次、不得入、後從東北

面以新土填塹遂登城者有云連發砲熱裝藥即噴賊乃蜂擁過濠者有云賊急攻東門城外吶喊內應之開門而入者總之城已陷矣陷之情景且可徐查遼陽所恃為藩蔽者全在瀋奉二城而瀋陽東捍夷西障虜較之奉集更重今瀋陽既陷則奉集已失犄角之勢彈丸孤堡何以自存而賊從瀋陽直走遼陽百餘里中無險阻可抵遼之戰將勁兵半萃于瀋奉半分應援兩副將凡今遼城兵不滿萬皆真保山東之兵身無介冑器不精利以守二十餘里之城分城布列且難況于捍敵臣已與經略議急撤川浙土兵遼陽城守而以米萬良姜弼之兵駐虎皮驛為奉集

聲援但恐士卒有風鶴之驚聞風而潰武清營已報步卒逃矣且我所恃以勝賊者獨有火器今賊克潘陽無數鎗砲火藥皆入其手則我之長技已與賊共之萬一用以攻城更可發也誓與經畧諸道竭力固守保北危城而臣已先與經畧議令侯世祿搗賊之巢若使得入賊必狼狽而歸然尚未敢必也大約將士畏奴如虎心膽俱裂無一敢戰者即如朱萬良姜弼統兵幾二萬專使之往來應援而扎營于渾河之南去潘陽十餘里一步不敢前川浙士兵亦三萬餘亦結營自困坐致潘陽淪沒亦可痛恨矣除臣查明另疏題參外先將危急情形馳奏伏乞

通真揭狀

經會議便不能速矣

皇上軫念危疆、關係
社稷、亟下廷臣會議、務禦長策、仍
勑兵部速催達奇勳等出關及調發各邊家丁。星速來遼
以應急需。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兵部衙門接出
聖諭、朕見近日風霾時作、日光昏暗、朕心深切警惕、昨日
覽遼東巡按御史張銓塘報、奴賊攻陷瀋陽、遼城萬分危
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官職任封疆、全無備禦、疎防怠玩
應援各將擁兵結營、自圖坐視陷城、威令何在、姑都着策
勵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速挑選

精銳兵馬、各陳方畧、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的、即以軍法從事、河西并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體申飭、邇來小臣議論煩多、無俾實用、大臣止興淺彈、不任勞怨、紛紛杜門、成何國體、輔臣一㷊、尚書李汝華、都着即出視事、無介浮言

聖諭、適覽遼左巡按奏報、瀋陽已被東夷攻克、奉集既孤遼鎮益危、目前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速會議具奏、一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書、併兵部添設侍郎、作速催來到任、俾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即出料理、不得藉口侍郎、毋致推諉誤

事工部買辦硝黃陸續運解無誤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
工同心體國各抒籌畧共濟時艱故諭
御史江秉謙驚聞遼陽垂危敬陳備禦之策曰今奴賊攻
陷瀋陽指臂斷爲兩截而奉之岌岌可知瀋奉潰而賊直
中于遼之胸背環遼之岌岌又可知事勢至此誰職其咎
因痛念曩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淪沒境無堅城人無固
志當日情形之危急誠百倍于此時者乃熊廷弼受
命田間倉皇赴　召四方之征調未集士卒之膽落未定
甲馬器械無一可恃而廷弼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
千弱卒出關猶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令奴賊終不能得

嘆

志如今之蜀人者何前此垂危之遼城賊反不知其所攻今此堅備之藩鎮我反失其所守則廷弼之才識膽畧有大過人者矣使廷弼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定不致敗壞若此然前論廷弼者猶曰風聞不失爲存遼過計至今勘核已明而復以橫撓之私意見抹殺天下之公是非還緩上雌黃茂 國家之利害寧壞 朝廷之封疆必不肯釋胸中之畛域寧甘心以遼陽與奴賊必不肯平氣以議論寬勞臣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虜那雖然遼之已無及矣爲今之計藩既已陷奉不可知遼陽斗絕孤城不可不厚集聲勢而資世賢尤世功二將之卒未知存亡光榮

議援遼兵將

部下之兵或留自固此時提兵往援將果誰屬兵果誰統蒐卒補乘軍中或有妙算而事危勢迫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

議保山海

山海雖為三韓阨塞但遼陽保則戰在千里之外不保則戰在百里之內經臣久熟邊情諒有勝算而地衰難以遍守戰卒能有幾何則宿重兵而防不測又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

議防神京

神京為根本重地雖奴賊得志于遼諒不能即長驅入犯但訛傳則風鶴皆驚窺釁或寇盜竊發何以鎮人心使無動搖何以杜奸究使無意外又廷議不可不亟講者也語云亡羊補牢見兔顧犬猶今日未晚之着而燕巢飛幕魚游沸鼎此豈諸臣漫言泄泄之時哉

人人以此為念事濟矣

聖旨這本說熊廷弼才識膽畧過人有保守危遼之功邪罪昨說他是罪有無私意着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會議具奏

遼東巡按張銓奏請恤忠魂治懦帥疏曰遼陽圍急陳策童仲揆二將尚在遼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即士卒亦踴躍爭先阻之不聽及知瀋陽一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救賊救瀋在此三年何為石柱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浙兵三千餘名大將與戚金張明世在河南扎營兵既渡河營陣未就而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撕殺斬賊

落馬者十三千人賊擁而復前賊堵截者十五後賊益衆諸軍憊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歿周世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初用火器擊打賊歿者甚衆後火器已盡復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裨將一時沒矣當川兵渡河時朱萬良姜弼之兵去渾河不過數里望不敢遠動及賊圍浙兵兩將方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即披靡不支軍四分散而賊乃得專攻浙營臣初疑南兵難用後北巡經過其營按轡徐觀見其部伍整齊器械完備諸裨將周敦吉等皆慷慨激烈願一當以報 朝廷臣甚韙之私與

使人賜卹

亦[illegible]忠勇

諸臣議謂以此步卒與領騎兵盡我全力扼賊咽喉可使不得出穴而後版築之役可興乃今已奏其亡歸殘卒有以首功來獻者臣即時照例給賞乃痛哭階前願不領賞但願爲主復讐臣亦爲涕泣不已此亦見諸將之得士心而士卒果有忠勇之氣也使將士皆若此何憂逆奴哉自奴狂逞以來敗衄接踵從未聞血戰一場令諸將以萬餘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衆寡不敵力屈而死其烈烈英氣庶多爲厲鬼以殺賊足以愧偷生巾幗之輩此不待復勘亟宜從優褒䘏以鼓士氣者也先諸將當未戰没時曾具呈于臣求調川土兵五萬願獨以步軍滅奴臣以爲未

可再調緩之兮川浙土兵宗營及敗陣逃回綠尚有萬餘人可成一軍然已是中下之駟勢既孤單又無將領統之誰為督屬則川兵之調是不容已雖遠汲不救近渴然今大勢已失用兵方始則此着不可緩也若宋萬良姜弼毁奴如虎臨敵趦趄胡馬一嘶叟兵相踐雖兵止萬計衆寡强弱之勢自不相當然既不能解瀋陽之圍又不能救南兵之稷則將焉用彼相哉按法而行自當治以逗遛之罪姑念其兵單士疲不能抗强敵之鋒且遼之戰將亦亾畧濫用人之際暫寬使遏之條所當削職令立功自贖者也再照經畧袁忠心為國竭力籌邊亦生既已早忘利害誹

能逆覩但既任疆埸之重寄豈效姦援之定謀而二月之間失堅城覆裨帥殺名將死者暴骨于原野生者逃竄于四方使遼陽有累卵之危士民有切膚膽烏之懼則有不得辭其責者蓋平日手口拮据亦多綢繆牖戶之計而臨事耳目隔絕未見發縱指使之功日月恐不相假系榆猶或可收此在

皇上酌衆論而獨斷之也賊尚盤據瀋陽遼陽以北居民逃竄一空烽火斷絕胡騎充斥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力守遼而敗卒亦稍漸集粗可布置但遼城二十餘里城守甚難而時人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爲舉足則遼非吾國

督撫移駐

水兵間道

民兵出關

急發內帑

家之有恐不能以丸泥封山海但當竭力固守併此危疆與經臣諸道臣登埤環塹預戰守之具安撫城中率厲將士人心稍寧惟恐賊出別計深有可虞此時宜使撫臣薛國用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文球帶山西之兵移駐廣寧以張應援之勢救阽危之急而山東水兵從海道直抵蓋州通州團練民兵速遣出關更發內帑數百萬以佐軍需臣身在焚溺中情勢迫切語多不倫伏乞皇上留神此關係安危不止三韓已也奏

聖旨覽奏川浙兵將戰沒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勢益危急該鎮文武各官協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陣亡川浙

諸將血戰捐軀不必待勘着即加褒錄各將一體優卹營
營并收集各兵立營團練俟另調水土將官統領朱萬良
等臨陣退縮着先革去職銜戴罪立功袁應泰矢心殫力
調度不前仍着策勵任事山海海蓋各緊要地方集兵設
防其督撫移駐事宜該部一并作速議奏
科臣蕭基論列人才品題有三法衡其言而肝胆見衡其
人而才品彰衡其時而物情平銓次亦有三法優老勤忠
在加銜提携拔擢在超級安頓洗滌在本等
起鮑應鰲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方震孺言應鰲于
孝靖皇太后寢園一事費盡苦心亦能委曲調停勉成

太禮禮
皇祖之隱曆慰
一先帝之沉痛此其作用有大過人者至于劉宗周明知其清華將及卻不肯隱忍數日而必欲發憤其本心此其意何求也哉十載林居至衣食斷絕而眉頭無終皺非此等男子可於肥肉大酒中求之乎萬一用不及時位不配望書之史冊主爵者之羞也高攀龍當太倉奚于之時有恆才遠後之蹤一身許國九死投荒里居且二十年絕口不言朝事人稱其潔靜中廓大寬博中精嚴前欲遠比周程近追羅薛此亦今世之祥麟威鳳矣
兵部奏言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救援宜周奉
聖旨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着侍郎張經世催督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着戶部侍郎臧爾勸管理宣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該部知道卿等仍悉心籌畫務保萬全[illegible]

一日遼陽陷

遼陽陷内閣揭報奉

聖旨覽奏知遼陽失陷旬日而亮兩喪城未聞拒堵片時該鎮各官平日撫馭乖方人不用命深可痛恨卿可傳示總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倡率忠義效守危疆以安内地其遼侍郎巡關催兵知道了防禦京城事宜作速着實舉行

奴酋於十九日至四望鋪經畧袁應泰周將催總兵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姜弼朱萬良參謀閼祿等領兵下營經臣與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經臣親自出城犒營按臣留守兩軍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不入城二十日相持二十一日賊衆擁砲車過河在東山滿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官兵不支賊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東西分守之守又出各監軍催督各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曜從

忠貞在一家

小南門突圍被賊砍射落水扶傷而起有馬達賊攻東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窮殆不可爲經臣按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曰泰不才微尚方寵靈固誓以身許按臣無閫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泰效且不朽聞各門并攻益急三人復分城效守至西時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隔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刃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效之守道何視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之數臣者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比曉賊酋始入出示安撫百姓令二叛將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當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見城中火起知已陷矣遂四潰各監軍回而西奔三岔南至海土而賊且四出擄掠爭鋒矢拔崖遼陽殘月望屋無烟擄萬眾而出一生也二十三日奴下令括民衣富室得留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又於東教場聚貨物分散西虜二十五六日驅漢人赴北城屯民歸附貿夷人乘機劫奪大半裸體婦女辱不堪多縊死者添三衛掌印官共八衛分投并民造冊七日先令西兵出隸審陽二萬餘人至二十八日其衙貫死者四五萬人又藉東人之家值有近人

執事向不 威志皆然 人人皆然 忠義性成 率以地限

名，三人出二名，隨營給配賀世賢妻子，二十九日復殺
遼人之狀貌可疑者，一頭目坐于西門，點而殺之，有一
生員父子六人，知必死，因持刀與衆砍殺頭目，連殺三
四人，其諸子持梃，共擊殺二十餘人，夷倉皇無計，百姓
乘亂走出五六百人，結隊南行，夷不敢追，奴復命其子
領衆操標探河淺深，又遣叛將金玉和領千人，南至海
洲傳諭歸順，而人民已先剃頭待矣，獨東山礦
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至者，輒擊殺之

兵部接出

拓兵豪傑

聖諭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
豪傑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東夷洊食，大風猛士深
軫朕懷，卿部便張掛榜文，通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有
素懷忠義，夙抱韜鈐，膂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
者，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津送來京，朕

發帑金

皆不次擢用卿再查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
不得仍前牽制庶展豪傑之用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特
諭奏發帑銀一百萬兩給付兵部等部以佐急需務期實
用不得仍前冒破其用過銀兩仍開註具奏

催諸臣任事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容曠廢棲遲家園成何
國體朕冲齡嗣位方期大小臣工靖共修職而因循若此
豈朕委任責成之意爾部便查升補未任官員照水程勒
限催他到任有違限的照會典例查叅有官品未崇例不
疏辭的通政司不得代爲封進本章致滋瀆擾其兵部左

侍郎張鶴鳴代歸已久奉溫綸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大義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功著存遼朕已洞鑒朝議僉同特茲起用方今奴酋洊食狂逞忠臣義士豈無枕戈擊楫之思爾部便馬上差官齎勑前諭本官仍着彼處地方官敦趣即日就道如不顧君命堅臥託辭國有憲章朕不敢貸併升任尚書許弘綱侍郎王在晉祁伯裕奉

命已久都着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前延緩故諭

大學士韓爌揭帖奉

聖旨卿復閣

皇考慶陵忠勤周慎仍於原處獲有吉土天意人謀叶卜

慰朕孝思嘉悅不已營造規模已定着上緊興工該衙門
知道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熊廷
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疾馳任事
添設職方司主事二員范鈁耿如杞
陞倪斯蕙太常少卿徐琳進南光祿少卿王宗葵尚寶少
卿王之寀刑部浙江司主事○贈王湛初太僕少卿

四月丁丑朔享

太廟

以李宗延爲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監軍王化貞致揭各衙門

揭稱賊㓨遼陽自河以東望風歸附惟嵌兵南衛不從奴欲除心腹之患然後爲進取計若此時有兵三萬住河上奴必不來所慮者邊外河淺可搴裳而過然巳兎粆花適當其冲我能啗以利虜與我合奴何敢越境而至此時奴虜已有瑕隙因昨奴取遼陽所分者少因相爭殺如前日宰賽故事正可間也若奴捂而使虜屬厭必無幸矣此時須兵三萬可以暫救目前無奈出關者托故不進奉命者出關無期其意爲遼旦夕必亡遲行可免于是于城之將不及東山之礦夫爪牙之選不如遼海之懦士朝廷儲將養兵亦安用之真可爲痛哭流涕也急出兵遼可不亡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無奈被髮冠纓之無人萬一奴內患盡除掩我不備何以應之

至本職一身性來于七百之危邊當人情洶洶之時左顧右盼手口拮据幾不知有晝夜此時亦不覺有病但心內如火舌上出烟業已將身許國復何所惜但恐一日力盡而死則無復存以樂膽魅若可念也則就近速添道臣知無侯職言之畀矣至廟堂之上宜急于應遼綫于應家鬆于力行寬於持論庶為得之聞有紛務送家眷南選者搖動人心大為不便即職之家眷尚在關外何關內之太早計耶職封疆之臣職在封疆何敢多言但因廟堂多走書見詢者以冗中不及遍咨故揭以告之謹揭

雲南道張新詔上固根本以安人心疏曰臣於本月二十五日在衙門辦事、接得邸報云、二十日西虜攻剋長安堡遼陽大兵奔潰、三岔河一路無人、烽火斷絕、遼城被困、不知存否、臣讀之未終、不覺髮竪可異哉中外泄泄日墮奴之術中而不自覺敗壞封疆貽憂

說盡玩弛之情

君父以至是耶益遂自有事以來征兵征餉幾遍海內主戰主守幾無剩議說者謂奴緩而我因之亦緩其實我緩而奴未嘗緩也奴急而我因之亦急其實奴急而我未見其急也不但逆奴非我族類爲猾爲悍亦且精于用兵善謀善作以致陷我城堡兵不血刃勾連西虜挺同惡濟陽破而遼陽見危長安堡破而三岔河路梗東夾西虜已結同心河東河西首尾莫顧即令遼陽之經道將吏或焚渡河之舟或決背城之戰置之死地而生反亂爲治反危爲安皆不可知而以大勢揆之山海以東岌岌乎殆恐非我國家所有也

亦是大臣分內事非逾求也

奈何至此

主憂臣辱正此其時閣部大臣尚可悠悠泛泛等之尋常聚訟會議猶同築舍乎成敗利鈍宜身爲任之是非毁譽當付之不問率大小臣工日宿公所部院科道仍擇一靜密公署屏絶廝役時爲商確謀有定畫一面質之相臣一面入告

君父其章疏不必連篇累牘但求明白直截不但省煩文便于觀覽且得

主上將此事明白於心其用一人拔一將當立限刻期仍不可使之借名套辭以滋規避逗留觀望者必罪不宥京都五方雜處姦宄易生且奴賊巧偵探細作無處無之宜

如何設法嚴緝京營十萬原以備有事之用且沿城禁察
容歲曾為料理今事急矣宜如何安插練習城門出入關
係非細宜如何差官分守周圍城垛晝夜須嚴宜如何犒
民防護其乘城器物難以卒辦宜如何未雨而綢繆薊鎮
大同
神京兩肩背也其枕藉則咫尺相依其安危則呼吸與共
當行彼中撫按如何簡練精銳使沿邊一帶屹然岳峙潛
消外侮方無他虞且各預蓄一旅之師一戍之卒為都門
不時之征調以為護衛之用其新差撫臣當亟為
詔勅俾得速為叱馭毋執令勅常期致有後時失事之慮

山海爲東部之要害重地也亦危地也誠爲萬夫之辟易而足以當關誠爲夙練之貔貅而可稱之無恐乎此不可不究心也天津居水陸之交冲我既可以鼓棹彼亦可以揚帆誰氏介袖可居上游之雄而艅艎無儆何處徙卒可息鯨鯢之浪而征募當亟乎此不可不早計也通州扼南北之咽喉京軍之倉庾在焉不但勢迫門庭更儲有萬命脉可無重兵以宿之乎守通即以守京又不可不爲長慮也至保定肘山左山右河南河北星布棊置原爲三輔近藩而拱護神京又屬肘指相聯各撫按咸抱許國之忠誰無同仇之念該部當亟行文該鎮各將標兵及拔暫調營

兵整頓二萬即少亦當整頓一萬餘以備不時赴京應援之用蓋事尚須酌其緩急惟有備乃可無患耳此特爲設衛

帝京言也倘遼陽未即决裂機會尚有可圖尤然後再議堪調之兵再用智勇之將爲殘局之復整爲捲土之重來此在當事者另有長計非 臣 愚之所可知也至若遼左重兵歷境聲息不通外援不至內呼無門在遼陽者有垂首抓注之悲在廣寧者有喙息空拳之歎傴曹旣爲遼事添設其官何不爲遼事宣布其力倘爲被髮纓冠之救應督發生力之兵鼓戈擢用揚旌關外將山海以東先聲可鼓

或亦甚以禰鴻寇鬱風落縣之鬼桩孤軍有死無生之氣

此又目前最切之着也微臣戀

主心長有志分王國之憂而辭

陛日近無計飲胡虜之血敢因一弋之獲以自効其秋款

之忠如此

文書房揭帖四月初三日

元輝殿選中貴人三位

中宮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陳氏　東宮大興縣

民王學長女母李氏　西宮南京應揚衛舍人段黃爽次

女母蕭氏

禁發抄軍機

吏部都察院抄出

聖諭朕惟遼患日迫內地防禦所在需人招選兵將乃今日急務該部宜遵諭豎旗掛榜即日舉行收到兵將三日一類奏糧銀即于前帑發銀內酌給其操練營伍編派保甲緝獲奸細修城挑濠守禦器械砲火藥已奉前旨各有專司限十日內先備遵限的部科參治封疆大事主持專在朝廷當事大臣務要忠心體國不得瞻顧人言議掌利害豈有不知何乃漫無主持佚遼快事科道官條陳雖有職掌然議論不一事難舉行且戶兵二部尚書兵馬錢

報責任甚大勳輒輕議去留致令掣肘無心國事躭悞即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袁應太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

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徵何以懲前做後該部即將熊廷弼更換緣由及參論各官詳開來看爾內外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一心君父共佐時艱如大臣畏忌薄視朝廷小官不恭淆亂國事朕雖沖年嗣服

祖宗列聖具有刑章朕豈敢以姑息從事諸臣慎之戒之

特諭

湖廣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除要地添設巡撫四員臣

等尊疏另請外、今將目前急務開具進呈

一寧前道參議王化貞甚得西虜之情形、速宜加僉都職銜、令其便宜行事、與薛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宜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兵事急如星火、凡東事本章。求皇上隨覽隨下。切勿仍沿舊例、

一兵事旁午本章甚多閣臣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閱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當即刻舉行。

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議覆閣臣徑自票發責成該部以省稽遲切勿借口侵各部之職掌也。

詳明兵垣議中

一速遣風力科道官十數員給與勅印限定時刻分道募兵兵餉即用新餉地方官有怠緩者即刻題叅司道有不堪者即刻更換

一造火器

一大工宜暫停止做工夫役或修慶陵或修濬城河宜責成工部尚書王佐

一永順鳳陽係根本重地加派遼餉未征者亟免以安民心已征未解者火速查明報部宜責成戶部右侍郎臧爾勸

一巡城練兵御史先募京城之兵一以收驍雄一以散奸

梘兵部宜請帑金分給。

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宜督餉侍郎李長庚或回理部事。或　敕守天津。

一各處近京諸道、應加銜者加銜。應更換者更換。巡撫亦然、責成周嘉謨、

一練兵少詹徐光啓、向住天津、即刻取回、以制火器修敵臺、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或某地應防某地應築某地可埋伏某地可結營宜勅少詹事徐光啓往相度之立限回奏。

一京師自山海關當十里設一報馬以速探哨宜責成順天府巡撫李瑾巡按李凌雲

一京軍夏糧合于通州支放一以留京食之積貯一以散通倉之儲胥即先臣于謙燒通州倉之意也宜責成戶部侍郎臧爾勸

一遼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眷驛遞苦累人心洶洶宜傾行順天撫按不係緊急軍情驛遞不准應付當責成兵科蔡思充

一崇文門外大通石橋關係城河作何料理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一城外向無車砲當即日做起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以上共十八款皆求其直捷可行有補于危亡者伏乞
皇上面召閣臣商確逐款亟勅嚴切舉行若再候部覆彼
此相推恐奴酋不能待矣

湖廣道賈繼春奏
旨回話奏
聖旨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
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
末精詳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繼春首倡邪說揑造李選

侍雅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繼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遮飾支吾、朕欲逮他來京、面質虛誣、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揑誣、供招定案、本當拿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爲民、永不叙用、

命右僉都畢自嚴駐札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國禎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

刑科董承業敬獻目前至計奏曰、嗟乎、自有東事以來、十萬生靈。伏尸暴骨。四海之物力。罄髓竭膏。無一日之休息者。以爲遼也而今其已矣遼去而金伏海盎不必言矣。爲

化此筆為三岔河足以檢耕胡馬化此筆為山海足以鎮定炎氣化此筆為長文為短劍足以取校奴拔背之頭于十步五步之內

今之計緊關要地惟有三岔河口一帶尚可堅守而將卒器械皆在已出關未出關之兵馬所當星火催促以資備禦又速發火藥器械以爲奴酋必來之防一面布置三岔河一面布置山海關而京營保定之兵不得不作速挑之以出矣若都城之備戎尚容泄泄從事耶除遊滸之鎮失事一一查明必行賞罰無再稽遲外如分整京營分守九門及重城等事多製火藥器械等事并乞早發內帑諸臣詳言之不敢瑣瀆者惟望其即日舉行而臣愚見淺尠有十議焉

一議嚴守薊密等處目者桃林口之挾賞未休而虎酋乘

禁闕在薊門恐喝不散宜多設兵馬以資重臣彈壓
一議招天下總兵副總推守提應襲又各衛所空閒指揮千百戶舍人等官各帶家丁二十名以上至百名願赴兵部聽用者果有一長可採不論有薦無薦考其騎射技長之等第及見任品級即推守提等官兵部戎政聽用如家丁堪用起程之日各給安家行糧至京一體給餉可也
一議見任京營副參坐游各有家丁副將以徤丁二百名爲率參將以一百名爲率坐營各以五十名爲率新升京營者亦猶各限兩月內總督及巡視科道親自査驗如不堪用并不及數者輕則罰俸重則革任總督衰老或能辦

此否、勿悮朝廷大事也、

一議錦衣衛原額營行步兵二千、馬兵一千、馬一千七百、其本衛教場見在今已影射無存乞

勅令錦衣衛印官照舊查明、令廉勇世蔭官一二員統之、即令教習操練此兵以備防衛、仍屬兵部大堂不時查驗、以免後日侵射偷玩之弊可也、

一議調莊浪衛營都督原額家丁三千名雖兵已裁革聞其族尚有十萬餘人合亟查復舊額三千、并給其安家行糧聽調取赴京以備出關之用可也、

一議再調南兵二萬、招募新兵獲補、而即擇本地三將率

領再調南京江防等營水兵數千而擇本地二將率領各務刻期赴京分住通州昌平密雲以壯犄角之勢可也

一議調延寧甘固之軍一萬五千即擇本地副總參游統領發赴通昌密雲三處以爲根本之倚重而隨于彼中招募補足其數此外若各衛班軍春秋兩班盡數撥赴京師每三千名各以本地一將統領出關以備封疆可也雖各有封疆抽調不無單弱而莫非王土事急寧容坐視則不宜分彼此之見矣

一議太僕寺馬匹各處解到俱矮小不堪備用又[illegible]錢每匹價至二十四兩合宜改折馬價解京擇委本寺官

一負往宣大山西招商易買解京當官查驗堪用仍給各州縣寄養以備緩急則省費多矣

張兵垣議積石堤亦足以佐人謀之所不及

一議器械火藥往往制造無關于實用乞勅工部調取各邊精巧匠役一二百名赴京與見在匠役互相指示幷力制造務求堪用仍刻期催督可無玩愒之弊

有旨移北安門外廠

評復贅

一議罷內市以清奸細

以上十款或可以支目前之急或可以為長便之圖揔之披瀝愚衷以為救時要務蓋亡羊補牢其計已晚苟悠悠坐待天下事去矣

續考選科道

添設薊州兵備起邢慎言任之○嚴趣添注五府京營諸
將到任

遣主事周冉催兵山西宣大錦衣指揮張茂中往通州天
津萬邦孚往宣大山西招募精兵

兵科明時舉上言當事日玩一日人心日懼一日謹籌及
時之劑張聲勢以禍賊膽修實際以固吾圉俱急有裨于
邊事者惟
聖明採擇焉

一議兌謀士遣名將間道登萊廣招徙卒督見札水兵掉
舟浮海直搗奴穴

事有緩急隨調隨補獨不可乎

蔡兵垣亦主此說

一議下咨檄遣使臣以利害動朝鮮約策應舉事

一議聽王化貞便宜以結西虜自今廣寧地方孤注可虞且坊牌突被回孫明屬奸細為政非西虜同心廣寧未必守也中書舍人郭鞏程投揭願往義氣可賞合宜聽彼就道同化貞商酌行之許令便宜不從中制

一議止調薊兵薊門係京陵重地見若盡調援遼兵勢單弱今復議調是以京陵戲也雖奉諭旨當從撫臣奏請發之以固根本

一議招義兵京城環聚勲戚及宦買富室各有身家性命之重坐此漸弃勢不得不獻一點忠義心以報 國家各

上亦有忠勇任事之歎

宜及時督率家丁或捐貲招募壯士畫地操練爲首者以兵數多寡授級敘賞以奬忠勛

一議撫臣督兵移鎮先是庚戌之役保撫曾膺防風之慘今奈何蔑三尺耶宜大總撫董漢儒報遣標兵三千入京護衛仍身督五萬兵移住宣府卓哉此舉此可愧觀望者山東河南真定諸撫宜令刻日移鎮再延治以逗遛之罪

一議大臣司餉餉司楊嗣昌理河東新餉心血嘔盡才識兩超今遼陽既陷餉當別議矣且河西舊餉屬山東司理之關內等鎮舊餉屬貴州司理之各有典守欲求歸一非大臣總理不可當速移侍郎李長庚入京綜核此事分別

新舊以便責成

一議下嚴旨守催望臣以安人心熊廷弼等

勑諭愷切讀之心動再差馬上嚴催令剋期進

召料理邊事實不可遲徊延

一議急清水道御河之水出自西山源源而來夙稱金湯

近被勲官諸人截水灌園以恣遊玩而京城之水遂淺竭

矣今宜差官查疏以備濠池之用

一議恢使過之門

一議整理山海

一議分兵防守諸路自山海以北石門路所屬黃土嶺一

片石大毛山義院等口皆與遼東接壤而黃土嶺一片石更平曠無大險阻向來外兵多取徑于此邇者石匣口進步行逵子十餘名深至鎮夷河口射傷守臺軍士石匣距一片石僅六十里許耳萬一奴窺兵單乘虛而入山海不駢枝耶宜令添兵防守嚴責該鎮撫臣

一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兵是也乃甘肅兵廣西狼兵俱驍悍可以吞奴當並議調用然非風力科道選騎遄遣終成紙兵耳急宜遣官同稔知軍情將領星馳刻期調之

一議招兵近者兵部開募兵俱從五城兵馬報名無錢者定不入冊且無破格之例人不樂就設處錢粮以備募資

奏告廿七
天壇也

責成將官以收實効此爲急着

以上諸欵或擬之使不吾犯或脩之使不吾乘雖一得之

凡應症之藥也乞

賜參酌施行

勅薊昌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督發策應毋得互分彼此

推諉誤事罪有所歸

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朱純臣李成名行禮

山東巡撫趙彥奏曰金伏海蓋原無重兵即有兵亦不能

守賊由蓋州而絕糧道在登州相望一帶水三日可到再或由旅順而繞登州止半日之程耳登萊危急不啻燃眉已屢行登萊青三道將沿海防禦比常萬倍加嚴海運糧船即行停止已發運者仍差人追趕毋資寇糧去後今據遼陽已失四衛望風逃竄勢必來奪運船投奔登州即彼中道將俱出避禍則人民兵衆可知又安知無賊之奸細混入其中如瀋陽攻陷皆由降夷內應其明驗也又有吳金礼之餘黨數千人前未平靜利于有事倘從中為難其人不歸遼不歸登只以海船遊剽于海遼之間而人心即震動矣臣嚴行該道督副將沈有容駕船前往皇城島擺兵

設防以壯聲勢並示彼無可乘之隙以絕其闌入之思期保無虞外今准部文調沈有容統水兵三千赴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爲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遼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盈一水我可以運糧酋即可以窺犯既無重關之險又無大兵之防其關係

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沈有容應否赴調天津再乞裁

酌除一應招兵選將制禦事宜容臣查議另行馳報

修山海城

議者謂速借大工銀十萬兩委官修理此議甚確亦甚急但修之非可聊且補葺已也蓋城薄則易受砲打

計議成之
甚是余嘗
不拔之基

之而遂裂城無郭亦難支撤去二重而遂揺城無池亦難守敵人長驅而莫禁故今之修務於城之内埶厚舊城之半城之外增築一郭以為内城之護而郭外之里許又自北山至南山間鑿一深池即引海之水注之置聯橋於其上緩則設之急則撤之而橋之質即於此山取大木爲鹿角柵聯置于兩畔建舖窩於其内以防撤橋禦敵之守益備以外胡馬不能入柵以内火砲可潜具也或謂此時而有此舉恐功緩而費奢不知自山去海遥度不過六七里監督得人只十數萬金饒爲之非奢也規制有法只羣數十萬工一日可成亦非緩也是在當事極力任之而

總督極力責成之耳

以中宮父
母

升鴻臚寺少卿張國紀中宮都督同知妻陳氏封夫人

工部主事金元嘉行人張其平雲南主考　刑部主事甯夢原行人張樫芳貴州主考

叛臣黃衣伏誅

衣賞等以原任通判奉經臣委投根于遼遼陷不死乃剃頭投降甘心臣虜逆弼引見奴酋酋以大紅蟒衣之與猓一頭同三僕送出招搖過市觀者如堵益明以其身爲招又陽用而陰圖之也但剃髮列冠裳受國厚恩還自賊所甘爲戎首既爲誦德以誘其徒又爲彰成以追其從焚巷聲聽欲舉河西之地拱手而授之賊撫臣捕得之與其僕黃春李四余仲義并梟于通衢人心大快地方稍戢隨上疏自劾擬殺之罪奏中有言若少緩一日恐人心愈惑內變叵測雖欲殺之有不及殺已耳可爲深識之論廷議難之

逮原任監軍道臣高出御史劉廷宣專疏劾之奉

聖旨遼城失陷監軍官不能效死且倡爲弃城喻虜之說公然投遞印揭搖惑人心蔑視國法若使人皆效尤封疆何賴高出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姑着戴罪立功自贖該部仍分別具奏

劉幼疏云弃廣寧即弃山海弃山海即弃薊鎮恐當事不察一或此言聽經撫之疾呼而漫然不應即應之亦不甚急不再徵而天下事去矣良是

按出揭畧云遼瀋相繼陷沒以皆有內應也遼人巨族通李永芳者百餘家約期舉事而經臣又不聽職等固守之策必欲僥倖決一戰戰本敗而又詐傳為官兵大勝以懈我守侵晨合圍至申刻賊始攻城而西城樓遽焚遂內潰不支矣臣僅與一僕攜關防胄鬪而出大豈敢愛其死而職寧死法不死賊亦欲有以為國家計剤害也全遼獨河東不忍捨耳而既淪喪矣河西又不能存不如弃之而以全力守山海關乃河西又不宜弃諸賊手似當明諭西虜啗之以此地為餌使西虜相持而解而後我山海得守固也職在海州而城已空問三岔河間賊已據不得已至蓋州覓浮海之航而海蓋道與張楊二同知先艤舟待發矣凡艤之勢若此尚恐言哉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曰頃 臣趙

朝行至山東有言遼事急者臣 心憂之行至前途聞遼已

陷閭里遂有尼 臣 于道者臣 笑而不應臣 以身殉國政兼

程而至則舉國皇皇臣 語雖至腐敢不避惡陋敢以膚見

此歸咎求人 朝第一條 事爲門爲 民之隱知 無不言而 聖明褒其忠 行其誅都 俞之風調 然在．堂

上諭臣謂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致也往者不以推賢進賢爲事以鋤賢逐賢爲第一義遡相祖述言臣不以公心爲事而以分門割戶共爲衣鉢奈何朝不多事而究大臣已死恩賚泉壤諸人存者談笑林皋落得臣等與諸臣共憂共危何濟于事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庶民之家厥子孤立其家督杜門憂歎一心撐持門戶不數年家日殷盛外侮寧息

皇上初登寶極何必憂者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此必然之理無不可知者何論事論人者各有偏見偏因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不復知有人禍且移于國此

老成人國之典型信哉

不和之流弊也古人以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爭如虎者為國也不失和氣幾于無我矣今論一人當惟公惟平無遽搖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無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未嘗不平風波未嘗不息國家享寧謐清淨之福願諸臣深維焉臣意惡在

用人各處添設巡撫諸臣言之矣然臣所知者如涂宗濬不動聲色功在邊塞李邦華亦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舉之矣熊明遇劉憲寵陳大綬周起元皆一時偉望今已

推升臣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邃學沉機通政

吳可達端簡純誠大理寺丞余懋衡丹衷石畫副都御史

劉曰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壯達弘猷、太僕寺卿周士登學明正宗、光祿寺卿蔡獻臣沖襟實學、副史馬孟禎澄清爲志、布政蕭近高恬約自如、宜在左右以備前籌。此外如磊磊落落、忼慨力能任事之岳元聲、曉暢軍務之申用懋、老年壯猷、半生未竟之李彩、可備急使。此臣所知者、他未知、有諸臣舉所知在、用人急矣、不大破常格、謭謭拘拘欲豪傑我用、不可得也。

世宗朝以魏學曾由光祿少卿、遷推遼撫、少年甲第爲開府者比比也。破格要矣、然又當存愛惜推轂之意焉。或奔而至千里、負俗而立功名、取其來、不必追其遑跅弛之士。

在御之而已若既用之而復蒙疵何人無短何玉無瑕況此時得一濟時士如荒年之穀天下用之惜之而已而最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着順永保河眞順廣大八府青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其去

神京宜計道里遠近剖符與之約聞警如期而至統兵山東則以董可威贊承武督促至內八府則以李思孝督促至山西則以李植督促至以郡縣方面功大者遷升京堂方面升巡撫巡撫有功者許以通侯之爵不斬爵者人主所與共天下以激世勵世之具也賞既隆重何人不願舍身謀國哉又有超距而踵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各在外

茲語可當千百道檄

想動監門淚落長沙

環而攻之。令彼隻輪不返。

皇上高拱聽凱歌何疑。臣昨過青州、見知縣魏道悅、知縣

柴應賓、知縣胡良執、所練兵可當國家一隊。入三輔地、遇

諸父老子弟。語以我家

祖宗仁漸義磨。二百餘年禮樂文物之區、豈可淪于戎狄。

一旦都門有儆、宜各舍身來衛。

國所以衛身。衛身所以衛天下。衆皆唯唯。臣復覩山東自

四十三年饑荒至今、數年、如牛運馬運、海運又起、遼餉又

疲驛遞馬戶、不勝其楚。至有鬻子女應差者、有泥垣走者。

人人泣楚向隅。若不大加賑恤、以安輯其黨、與大增馬價

即本處撫按郡縣萬分苦心亦難回元氣于大病之後此難言矣山東幾輔

陛下肘腋肘腋完固則身體康寧臣愚為兩省遼餉宜全蠲免不然或減一半於

國家無損毫釐兩省受如天之福至于馬戶倍加優恤增價以酬兩省歡若更生其不鼓舞堯天舜日者必無是事也臣目擊心傷敢一及之惟

陛下留神省擇臣愚幸甚臣老且盡豈復有世間事念為

國為民情不容已也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續陳末議曰臣自癸巳歸里灰心榮

合入朝條陳二疏觀之古今治道不出此矣

形坐以待盡一旦辱
光宗皇帝起臣大理寺卿十二月又蒙
陛下升令職不次之恩如天如地不告之遇似夢似想臣
即千死萬死何能荅
天恩萬分之一臣先是聞
陛下以起廢遼餉二事下廷臣議臣恨未羽翰自日凑佐

幾人能見此

廷議然臣入朝有見與言不盡上負
陛下下蒭艸若敬以舊習見聞者條呈上覽臣又負浮名

立念自別

全無沉修起家之日即默默矢天此行有名想有家念不
培植人才護

國元氣爲

國陳小民疾苦者如日　臣今此疏甚淺伏望

陛下勑下該部酌議可行則行可止則止　臣腸雖熱　心

甚虛不敢以垂老殘人以難行事也　臣具諸議于左

一曰拔茅昔聖人繫泰之初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孔子

繫之曰茅爲物薄用可重也愼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古

人惓惓保泰之殷如此冢臣簡拔臺省搜羅諸公卿揚推

亦既盡矣而猶有未盡者冢臣如不得已誠愼之也察其

確論

故曰月旦未一夫月旦能覩人不能盡人先聖爲善者好

不善者惡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鄉不皆善人仁者彼之

其所，則惡而辟，未可盡信也。得無以年邁不堪使乎。人才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衆之以成長

正大臣事，我為紅爐，是鐵可鑄，我如太虛，凡鳥可飛。臣竊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願各盡融先入無以掄才地作選佛場，凡不甘老死牖下者，誰不如我，而令老死牖下，非仁者乎。得無以少年性氣尚未磨鍊，么足入朝，必致多事。不知多事為少年，亦非佳話。三十年飽歷風霜，尤嘵嘵然，此必純任血氣者則然。今血老氣枯矣，山空木落天根見矣，我用之仍作故態，則另有公論在泰之二爻，即曰包荒，無所不包也。馮河者，言勇于斷也。臣　拭目以俟、

一曰關節。人在益城中亭亭表表、照以日月、澤以霜露、秉靈春隨地來、必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之氣、生前順遂者死無遺恨、其有志在謀國、遭世忌嫉不遂而死者、有力擠疆場見有未申、不得志而死者、雖有遇不遇、總之皆藎臣也。而其一生磊砢之氣、手掃攙搶之界、尤可想見。倘在今日、濟濟彈冠、今乃為泉下人、尤招誰賦長夜漫漫、臣一念之神骨悽楚。記臣在田間臥小榻、夢原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石星者、其寫一招提上下蹬道、始而訴其衷曲、繼而我冠博帶、臣請而問曰、公何冠帶、曰、上有我矣、諸臣英爽、亦為同然、

夢真有此夢不宜入之深中

陛下廑日當天萬彙畢照諸臣不得彰顯他日雖有大利大害誰復爲 國家延評巨艱大患誰復爲借箸故我

列祖朝時用此道時而雷霆時而雨露用能順天休命

陛下亦當允諸臣請下部臣部臣請下郡國夫郡國咨善慕義者衆亦有以無當沉閣者諸臣子因多貧乏不振雖有孝子慈孫之念恐難勝文移查刻之慮謀諸野何如謀諸朝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回春矣易之道在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往者彰來者察微者顯幽者闡無有遠近幽深臣 願有請

一曰邊餉頻年奴酋爲難新餉雖若未有如再加之苦處

[illegible]民若

處剝皮人人吃髓有司焦勞于上里巷嗷嗷于下糧十石以上者差可糊止一石數斗旱乾水溢外尚不能供正稅且有虛糧虛丁租戶相傳無人承頂他里他甲代賠者可念也奈之何民不死徙各兵各役工食摩推各旦夕不得休息人日不過三分將使父母兄弟妻孥共塡溝壑乎泣而訴踵相屬者可憐也諸臣以國之苦爲苦未暇爲小民計小民以身家之計爲計何知爲國計兩不相謀宜兩受楚然民爲邦本鴻雁嗷嗷可懼也議者謂當復稅蓋爲商賈多擁雄貲取百之一抽毛于拉取窮民是求鐵于針頭豈不津津足聽頗三十年海內翹跂者止罷稅一事今

言前皆

神宗

光宗及我

陛下慨然下明詔深山窮谷歡然更生一旦復行

先帝與陛下明詔謂何難言一開求出権稅之門難言二

江濤拍天賈客風檣多葬魚腹難言三願諸臣熟計之也

臣以為西江若此而山東各州縣若與西江同山東四十

三年如水如旱如蝗竭力愛養始得回生山東如此環海

外可知願計部早為區處或九邊巡撫各處巡鹽助一年

公費或各區土司各倡義助環海宇如生之日也

助公費倡義助是救民急者

一曰理財晉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為第一義衆皆詆

之不知此迂儒見也軍國大事自九夷狄塞財在外民無復流轉今爲奴酋事司農頭頻爲白無門可控獨是加賦一事不可長恃年年迫事不異年年加賦奴酋未入中國中國先受困矣此自困之道也戰國富強彼孟氏以仁義爲富強今

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利在事也屯田參議吳撝謙言之詳可派也今議屯田者其說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鎮臣能開墾者升之有清屯田者夫屯田何易清也臣親見上司委一官躬勘屯田官臨田而勘奸軍以民爲屯官唯唯不知所辨臣竊笑之臣切謂國

高議絕深

屯田

鹽法

有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真田衛官與軍未有不知，惟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田無不清，其有能清出如干畝者，或于原官量升一級，或屯田不清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真數十之九。

良法

地方官既無以故事應之，乃真正體國者此　臣愚真見也。鹽法今動稱虧額，何以故，總由巡鹽不得其人故耳。臣所見聞，如喬應甲、尤遐奇、孫之益，其選也、

國家欲鹽法之永無弊，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課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別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即諸臣人

人督撫即老營臣亦可差，不得以此作中差，課不完。未之有也。至如尤遇奇巡三泰，巡淮揚，淮淮臨滿，清時孤鳳，以勞抵家，而終不一行，賠郵典，勞臣飲恨何極，況在事僚已滿，可計者何如計焉。

水利

水田如徐貞明、路水客談出，令西北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明，不宜行之太驟，致窮累四起。令宜行有司以漸而行，人孰不懽，開粒食之際，令汚萊不闢也。合此三項言理財，即桑孔無以籌矣。

振武

一曰振武。今日奴酋作難，說者謂奴酋強，臣非謂奴酋強中國弱也。又曰滿一萬不可敵，此更不足信也。倘不敵，我太祖何以驅馳中原，奴酋何以姿雎窮寨。

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此古今可考從非紅錄可查也臣 為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算也何為失算兵法百里趨利蹶上將深入奴巢皆自坐敗局奈何不敗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彼者者勝於此者者敗道取困困宜 臣又以知酋之無能為也來也炒米而來破開原挑米而歸無能為者天道神明帝德好生殺我中國人民無數豈諸人冥冥欝欝其必助我 天朝殲此虜死疑無能為者兵法忌盈忌滿酋盈矣滿矣無可加矣倘能以官兵守內勤王兵擴外必令隻輪不返

余輸在此天道兵法

不足恐

陛下高拱于上聽凱歌聲臣 等効死守于下萬無足憂也

說者又曰無將臣竊為非無將也將不在武官而在文臣。臣

分

朝五十年間間士大夫推遴才者先時如少保羅通不可得已近如毛伯溫楊博談綸王崇古又近如顏養謙葉夢熊萬世德梅國貞三四人火器弓矢能自操作今士大夫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目即有談者又衆咻之其人多跅弛不羈又過求之武何由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諸臣時各從曠野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士亦各結社角藝文而武武而武。

陛下擇日大閱各科道部屬須報名有人射者賞中多者

攸擢大破常格。朝中如是、各邊如是。奴酋聞之心膽落以我素所耐習之文臣彈壓其上武將自然挺出鼓宮宮應故商商應是在今日一振振開數百年社稷全盛今日猶不自振振徒取文墨議論奈之何不弱且靡也易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今坎坎矣險且枕矣不自振拔其入于坎窞何疑

一曰驛遞驛遞之苦自昔爲然于今獨甚前者礦稅役與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足

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爲家庭飽奴僕不復爲

朝廷體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百名日

停輅征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每年額設工食半在士紳家奴華衣上去不賢者不足責問有游心潤大不加撿點者不加何詭也　臣　目睹驛傳道如范涞姜士昌過客如儆小民衆休令不一大懲創許駉傳道查有折乾川夫馬至五十名者每年密報部院令人如其廉疏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不能如范涞上疏力參者吏部查其人參處庶幾可挽諸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　臣　愚謂今宜大刻

奏

聖旨嚴禁折乾　夫過五十名以上馬過十五匹以上許令

納銀本地方自顧夫馬年年報積過驛遞銀若干兩解京
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又曰保泰有四其一在簡天生
陛下清明在躬端楷示則移清于上臣子亦當洗心滌慮
奉公肅清于下共成一段清明盛事庶幾流光史乘 臣在
田間覩頌文日盛真意日衰心甚厭之自都門歸者未有
不道垂橐而返不但垂橐且負責其原皆起于要緊諸司
一倡百和汗漫難言彼不過欲倍奉一世歡顏而已面則
心非退則口誹歸而剝小民脂膏以償我愛紛奔人亦念
其家諸臣入都寧獨無念家乎無是非無禮義也者不過

稱情而止今之二十年視前三十年亦大相懸殊總由交道接禮之說誣之也萬章嚴小不如孟子濶大濶大流禍更深嚴小庶幾寡過臣願以簡淸之說與同朝共相交勉都門者四方之表則也都門肅淸則由此而各省無不肅淸今天下民財盡矣臣等不一爲提唱上負明君下負所學以堯舜而心盜跖臣死不爲也其二在儉夫臣子不淸正豈樂與同濁都門米珠薪桂籌措大當之良難揔由煩文縟儀宴會往來所費不貲只得安心逐隊苟且隨緣曰吾不與世關既不與世關昂昂丈夫之身與隨緣共相没矣諸臣中惟初入館刑部大理寺評博中行

不推厭之
皆有忍之
有其茈者
不言說亦

自甘冷句人亦以冷句且之此　臣倘非所艱嘗有昔言
不自作主宰亦向煩惱中走是自小也　臣親見先臣孟秋
楊植束馬糞爲薪此亦人臣也朋友以所棄相遺亦古道
也今彼此往來金輝玉映所不敢加之令
上者臣子遞相往來非僭則瀆新進小生亦竭蹶適借只
隋奉世界不可全古道于再見矣酒以令歡日日宴客果
先憂後樂乎抑泛交乎今日當憂矣非全危破愁顏時一
宴數日之俸不得不苟取以供衆人之歡言及至此想諸
臣亦猶心厭之矣願諸臣減茲煩費共安淡泊淡泊則心
清心清可輕所求于世矣儉而後能簡不儉未

不敢說和

入疏

有能簡者也其三在和吾夫子一生太和元氣和曰達道邦家必達信自和始人身一毫乖戾之氣與造化相流通惡可不慎前數年諸臣和乎不和乎護門戶如護金湯入門之內者加之膝在門之外者墜之淵如年例如考察皆自意念一偏流于過不自知矣普天之下均王之臣萍水相遭聯袂而列何沉何升何親何疎先正云大者為卿為相次亦不失為方面一言不合必欲錮之終身嘖鳴鷙擊光房濮中玉等註選已定必欲斥其升已今廉臣貞臣但氣不知同己者不過借徑以進而心隱隱知其無當先伏為安身計時移事改抱琴過別船矣今之所望安知不為

後日之非後日之非安知不為今日之是諸臣未之思也退居林下惟死而已斧斤加于林下此何為也倘當時有以和字進諸臣諸臣未必不為轉念奈悠悠世路聽其自風自波或飄或搖至今惜之易之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門曰无咎惟同人于野始曰亨始得利涉大川利涉大川者遭時之難也今何等時惟有和心以回天意以逆天休而已矣其四在厚易之坤曰厚德載物天之體清地之體厚所以承天也含載物厚亦無自見物孰有大于人臣人臣彝倫之宗也有生者有往生者生品如十年太僕五卿一真自如之葉茂才力障狂瀾進賢斥奸之

隨宿星恬約遂學三十餘年獨行之高攀龍有白華濯濯天真自如之安希范有簞瓢陋巷樂道安貧之劉宗周有屢進危言磊磊落落之岳元聲有主事數月即歸之丁元薦賀烺此皆國之名賢也啟事遲遲物望謂何有往生之品則有澄清三楚一死報國之馮有京則有進賢為任不涅不淄之王教孟化鯨此諸臣者願憲成鄒觀光輩中人談之髮豎念之涕零幽微不顯

國典無光則有英風壯氣昌言去國之羅大就則有四歲效忠之維于仁則有力排封事心行雙清光祿寺少卿之涂杰王學曾朱維京陳尚象王如堅則有諸夜指正之侍

御何選給諫顏文選楊文煥則又有倡道東南順事沒寧故侍御之錢一本故參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于孔兼故主事之諸壽賢薛敷教生爲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錄重泉永閟若復再加磨勘日月遷延雖黃襆出諸臣不負國 國負諸臣尚論者有餘思焉俯仰爵人俱辛得士之報惟在厚恤職下存其生恤其死如地之無所不載此盛事也惟

陛下力行之臣 又惟前所語者郎署小臣也有隻身當關儲餉備虜不得遲之魏學曾其功不在葉夢熊梅國禎下不得世蔭公論謂何則有慇于任事之石星彼其念欲求

和，不過爲國計，一跌而身死囹圄，罔妻孥戍嶺表，足贖矣。生平以身殉國，爲復寧夏功在學曾，夢熊上也，加之罪。既足以寒樞臣之膽，念其素，亦足以慰幽貞之魂，則有以緬事遣戍之李材，夙負雄略，業廓清于嶺表，乃人一言，錮之垂獄戍之出關，其戍也

先帝已憐其枉，而勇于在道，臣工無不壯之，不一體恤斯道無光，則又有以播事孤忠被寃之艾，穆江東之地之厚也，無所不裁。諸臣有一長者，記其功，不記其過，如地之無不持載，是在培國體者留意耳。右以上諸款，臣方泚擔入國門，感時觸目，籌燈而書，臣未閱全報，或諸臣已言，不如

其爲重復或諸臣所未言不知其爲獨創一腔血誠救闕者不修容勢使之然亦臣區區犬馬之忱其人與事未必皆當衆心然時迫國危一索千金緣臣年老志衰惟取人之長忘人之短樂人之善略人之過倘消滴有補臣寸心始慰臣無任激切之至

上曰續陳諸欵具見有用實學該部一併議行

罪援遼逗遛鎮將王威達奇勛

贈恤先朝講臣焦竑

命科道尹同皋等分營簡練

十五日

行納吉禮。

起李茂檜儀制郎

兵部奏獲奸細本

聖旨這捉獲真正奸細供吐既明着便公同法司處決梟示有功員役依擬給賞紀錄餘黨上緊嚴拿仍移文附近地方懸賞緝捕務在盡獲據供從一片石進入防守官軍如何慢不盤詰行各緊要關隘該部通行申飭如有疎虞一體治罪。

本月十四日未時南城兵馬司吏目錢從懇捉獲剃頭男子一名鄭可成面生可疑似是奸細解到南城御史方震孺會同巡視廠衛御史侯恂審得鄭可成真定府人于去年九月十七日隨李海擎由關本年三十

十九日有遼陽東門擺營二十一日遼陽被搶去戲遂剃頭有叛將李永芳二十七日令于成等一百餘人分給路費七錢進關打聽三岔河一帶虜情深淺京師幾處關隘調到官兵若干數目此一百餘人俱係山西寧夏真定三處人氏二十八日起身從遼陽東門出至三岔河偷渡過來山海關不放遂自一片石偷進一路盤詰只以殘兵抵塞本月十四日進京同夥三人一名陳三策一名張克成二人俱未剃頭提獲于成時二人驚走等情看得奴賊之盼算以内應為主遂潛伏其可為長技今奴必欲長驅勢必虜布奸細奸計甚譎矣所至奸細必使人見之而不驚望之而不疑如于成者未必真奴賊倘使之人而為其布散之人無疑也若不速為正法京師何地可使奸宄之縱橫乎

防西虜

時伯首科合各酋聲言挾賞將圖搶犯故嚴備之

添設司務官員刑部主事蔣燦謝工部營繕司王登庸改

不知此無形之城守奴之所不退攻虜之不敢動何公怒之而不設

屯田主事、改遼東同知、督增山海管糧。

以上事耿如杞協理職方、鹿善繼葉震生管題復本章。

起用謀勇將領

本兵題為科臣光宇題尚文張成憲等

山東道江湖論上言、臣觀今日大勢、急著莫如收拾人心以圖恢復。嘗記宋人有言土地歸本朝、金帛將安往、又傳語曰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臣未嘗不歎其根本要言也。自逆奴入犯遼瀋失陷、河以東抹血心灰、河以西闔遼股栗、且將有金湯不足恃、粟帛不足多、兵革不足強、望而有數之象。今百萬之金錢

皇上不吝政務以授之三軍之旂幟立可新也征調召募羣策畢舉帶甲控弦立可無羸弱也然臣以為此但得其具未得其勢得其勢者得其心者也使廝養以至將軍有一不如指之從臂而臂之從心不得也則非如古人所謂將必知兵君必知將將擊兵如常山蛇不可也遼瀋未失時閩川浙兵衣不掩身而日支五分僅得三分五釐到手人人生怨經臺主將一切付之罔聞近日督臣之書謂除降（既不知何以如此）夷一事其餘着着不差也（何故）無奈遼人之離心耳傳聞遼城內應約期舉事皆遼之巨族倡之至百餘家前車既覆後車可鑒則遼之人心宜亟收也京師五方雜處在昔時為

都會首善之地、在此時爲干羽而舞之階、

祖宗爲巡捕設營。不知今日卽營兵爲齒餅。非惟無綏急之倚。而且有倒峽之虞。

祖宗爲巡視設城。不知今日卽城役爲毀鬨。非惟無盡一之守。而且滋挑激之擾。把棍拏訛頭等有名、然有名者人得執之、無名而掉臂無人之境、又不識也、保甲坊牌等有編、然可編者官得問之、彼乘墉伏莽、正托之無可問、而覦望一朝之釁、官不覺也、此輩善馭之、則爲吾用。不善馭之則爲激變。當事者何不以召釁爲安撫也、況

辰居禁近、隱憂易伏、

陵寢重地，大本難拔，于迹觸忌，誰測其深，而任其責，則畿甸之人心空亟求也。年來遼餉之議，日增月益，不厭漸危，討臣仰屋窮年太息，然初意欲成袁應泰撫順之復，不得不倒橐狥之，其若心應耳。今海內之力殫，而人心且搖搖莫適，以農則東投西弄，此倆不講，而加之三釐，未幾六釐，又議九釐，待掃奴氛，輒望轉機，則聊生之心幾何。以商則包採榆權織造，倍蓰虎冠，當津望闕，墮淚去年弛禁，今復重典。則子母之術難售。近日部臣楊嗣昌為畿輔乞請加派，誠萬不能已乎高門者也。

皇上慨然經理，宜以內帑任之，與其厚藏以資盜粮，何如

善散以寬民力此屬雖微王者以爲之天窮愁轉令莫展難必不反其常如蛇山之衆至千至萬非有爲之賊惡得如此此則山澤之人心亟收也數日以來驚心震迭諸臣聚族而議曰練兵曰募兵曰選將曰清餉以至　京城之區畫召募之機宜關内之綢繆通津之防禦　臣前疏請宿重兵于廣寧今命將出山海關不容緩一步命將守三岔河不容退一步事勢急若焚眉而遲誤尤不事事其行者或以當戒而發于遲緩則雖言行而終無解于不言之咎仍其未行者或以鑿枘而疑于叵測則惟不行而且戒于剏行之蕭蕭爲悠悠爲泄泄虜將渡河手忙脚亂　廟堂既

何切

須有大識大勝方能爲之

無祇鋏斬丁之法令中樞又乏之進風逐電之神情徒使泄念空銷熱心漸冷何以令羣臣相救如左右手則同朝之人心宜亟收也益人心固結畫地而守即爲堅城何至見虜如猛虎哉不過乘遼人之離心內潰而快快用其狡計耳是以土崩瓦解之愉千古堪爲凜凜今日只在收拾人心爲吃緊實着

臣嘗觀史稱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在太始之清談有宋之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新法大率國家之議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體面多而直截之自古迄今未有法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而能操勝制虜矣伏乞

兵備設處

皇上與二三大臣以雷厲風行之勇視乎中外羣臣百姓各邊將士之心務求其所以收拾之者古之人主一言而將士流涕一舉而收復同心豈非今日之針砭乎願皇上乾斷而力行焉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爾請死何為各督撫等官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顯是蔑旨抗違不顧國家利害本部當遂治姑着住俸戴罪督催兵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期有違悞的定以軍法從事兮瑾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督發如

嚴催兵

化貞撫遼東

查稱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托故逗遛律干軍紀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遼東巡撫新升經畧薛國用以病辭免參議王化貞代之

詔加解額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以龍飛首科也〇奴酋窺河

臺臣鄧渼修奏言路阻塞有可憂之漸八曰導輕厭之機廢耳目之任起壅蔽之害開擅攬之階來挑鬭之漸成雷同之風啓執持之迷闢卸過之路

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奉

聖旨是遼藩陷沒撫按道將各官捐軀赴難忠義節烈良

可愍嘉據奏議確宜沛恩卹張銓贈大理寺卿賜謚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立祠塋葬尤世功陳策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立祠加祭塋葬崔儒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童仲揆贈都督同知襲升三級立祠張名世吳之傑周敦吉復原職贈三級戚金鄧起龍秦邦屏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三級從祠附祭陳堯甫段展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從祭內秦邦屏夷土官秦氏特加二品服色給與應得誥命子馬祥麟授指揮以示褒錄一門存歿忠義之意陣

亡主客官兵除行原籍優恤家屬仍從壇祭以慰忠魂其餘死事大小各官續查的確一體恤錄

遼東參謀布衣張思任奏言目擊艱危疏曰原任遼東經畧袁應泰過採人言題臣以布衣參謀軍前臣乃于二月初十日戒侶星馳十七日抵山海關是夜有瀋陽被陷之報臣亦知賊勢急于星火勢重難支尤與兼程而得前經臣一見共商防守之策雖接踵而死亦無所恨乃獨與臣友趙佑輕裝並馬以二十一日馳至小凌河是夕二鼓得報知遼陽陷矣經臣死矣臣仰天痛哭誓不欲生又切念臣爲經臣而出經臣死臣莫適爲主矣臣死何益不如留

一身以圖報稱臣雜于敗兵中徒跣蓬垢兩足重繭一生萬死至今魂魄未收氣息僅續第卿命而出單身而歸累華有心殘軀無用敢不披肝瀝膽痛切為

皇上陳之臣身在逃兵中遇瀋問瀋遇遼問遼其敗狀頗悉有為瀋陽之說李永芳兵未入城而賀世賢先開門殺出徑奔西山所過兵民無不欲殺者有為瀋城外備火器以拒奴兵賀世賢以保城為名盡拘砲手入城不許輕放者有為瀋城既破川兵扎營甚堅李永芳得我火砲手親什其縲人賞千金即用以攻川兵而川兵無不立碎者有為奴兵結陣前一層用木板約至五六寸川機轉動如戰

中之制以避鎗砲次之一層用弓箭手次一層用小車載泥土以填溝塹后一層仍用鐵騎人馬皆重鎧待我火砲既發突而出勢若風雨又有一種達子赤身戴盔用為左右翼殊死敢戰人莫能當者有為奸賊慣用奇兵前驅佯北以誘我師已而伏兵四起無不奔潰奉集堡之役火砲所傷不過前驅百十遼民奴兵佯退以驕我而我遂張皇報捷大為其所笑者有為遼城既破李賀二叛將並轡入城

犢習的真可笑　罷套

李賊坐都司衙門賀賊坐經界衙門李賊將隨身榆林家丁血戰有功者盡誘殺之以防後患而獻城之生員無不駢首就戮者有為李永芳傳語遼人去者不留住者不殺

西人去者不追往者必戮以故遼人開門納虜甘爲逆党者亦有爲奴賊先年打造船隻養南人爲向導今將振刷船隻南犯登萊西犯天津抱我餉道水陸並進者以上數款衆口一喙訊問相同非道路訛傳之比也以臣之所見言之遼左殘兵有隳指者有斷臂者有頭負重鎗者有背帶傷痕者傷殘之狀觸目傷心腥血之臭撲鼻載路日則放騎求食夜則並馬結營招之不從止之不聽至今皆堵塞關門又復闖入廣寧一帶以及諸堡砌猶成市乍巳爲墟有父失其子有夫失其妻三三兩兩哭而難經者有搶搶攘攘乘勢劫奪者總之草木皆兵雞犬無跡耶欲繪流

民之圖窮亂離之狀恐不能摸寫其十一可痛也西虜進
機挾貲章兎欲堆爵甲于教場狡酋欲停妻極于官舍無
通事一到我之將皆丼言過禮奉之惟恐不至人言向款
賞之事有名無實賞布一疋僅三五尺賞銀一兩止二三
錢以故西虜無不懷恨又見東夷得利窺我虛實一則人
起貪心一則目無中國蓋西虜之情形若此可恨也所見
營兵營馬毎數十百里設守衛一員兵不滿千馬纔强半
一旦聞警有人無馬者十之五六蓋一馬之料日食九分
而今半且不及又差煩累重毎兵求一飽不可得何暇飼
馬驛馬歷數站而不爲更換經三日而不與芻料半體無

毫無不大瘠者皆有養馬之虛名而不得一馬實用可惜也運糧之車輛牛驢官買者盡爲烏有民間一息僅存敗殘債棘沿途狼籍火器兵仗悉棄道傍不惟費財亦以借寇可惜亦可恨也臣見河西將領與議戰守事宜皆云此間將士尪弱如鬼甲仗不完用奴風聲皆已胆落一有緩急不攻即走凡二百里之間逃竄成羣流亡滿目至有不逞之徒明言願效逆入獻城保全妻子者可痛亦可懼也臣持原行符驗得入關門關外棄兵哭聲震天怨氣載道而撫兵皆以出關爲死地如牽牛入屠肆步步迫死不惟無用心且無生氣將安用之入關以來光景消索頹爛不

仍宜吞聲不可使人聞之也

見一新烽堠幾于斷絕空地消條人民逃散臣投宿逆旅主人一家百口頃畢臣行而人主亦挈家行矣臣月灸扶痛人都以爲華轂之下不知如何戒嚴如何振刷而當事之議論日煩畿輔之罷弱如故臣始而吞聲既而痛哭不爲奴勢如此國勢如此而中國之泄泄沓沓仍復如此也

已而思之

聖天子深居九重三四大臣養尊禁近塘報既不足憑人言又不易達安所得闖外之情形而洞燭之乎臣是以不辭煩聒不避斧鉞據其所聞一一上告不敢欺隱一言不敢粉飾一字用見奴酋之賞罰如此嚴明而我如此之縱

全是圖倖倖于不可知之數卷假實常半而一隅纔動尚更有不測將何以修之來滿朝縱豈虛語哉

强奴賊之兵勢如此强盛而我如此之衰微奴無一刻不思謀我間我而我以柊套自蔽奴無一日不思持我薄我而我以遠緩自愚河東十四衛之生靈可惜盡爲膏血遼左數百里江山可惜盡棄腥羶薄海內外金甌玉燭之職方可惜戲此一隅

祖宗二百餘年櫛風沐雨之天下可惜忽焉搖動倘恕臣狂愚鑒其誠悃

天子儆惕于上羣臣奮勵于下如救頭燃如援嫂溺神氣大振撻伐用張保河西即以保山海保畿輔即以保神京保神京即以保天下凡一切征兵繕餉斟酌于遠近緩急

之間臣雖萬死猶賢于生況幸延殘喘得以耕田鑿井爲
太平之民乎臣蠢愚朴陋浪得虛名兵不傳黃石之符劍
不習白猿之術況間關餘生數載病體宿痾舉發已成廢
人即與扶病還山苟存視息但念主恩不可背負時艱不
可隱默敢以一腔熱血灑于
陛下之前伏乞
皇上宏紹堯之聰廣對菲之采獨果斷乾剛自爲
社稷計不惟臣死不朽即舊經臣亦當含笑入地臣亦得
藉手以報知己矣疏入
上曰張恩任既悉遼左情形該部作速擬用

命三法司熱審○防素茵

二十七日

大婚發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學士劉一燝韓爌

勑各邊督撫移鎮照議住信地揚兵往來并定期限聞警疾至

廣西道游士任奏曰奴事急矣旦晚必渡河矣廣寧兵將城池無一可恃旦晚又不可知矣所徵各鎮兵馬若干絕無一至而庸樞崔景榮口傳九紙催文便謂足以辦賊向來只說鎮靜二字竟斷送了兩箇堅城慘殺了百萬生命應斬一令又不差官速催閣臣言尚不急差官又只寫幾

將卞兵道 [illegible] 料足有虜 [illegible] 收拾鎮出 奇必是壯 中外之用 [illegible]

何催文兵來定不速必又斷送了廣寧應斬二廣寧一去山海薊門皆奴破竹又必斷送了薊門一帶應斬三若待到此而後議斬亦何補于

君父昔嘉靖庚戌虜寇大犯城下逮兵部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通州都御史王儀等下詔獄命王邦瑞總兵部事而軍士以奮卒以收功今明日不即逮了催景榮必不來一面即以果畧英風之孫承宗即改補兵部尚書而協部不可一日無請以白瑜改于協部此公論允協且恭定有公疏而涂宗濬王象乾已題有提督陵京之正銜併嚴

賜俞允以便催來不嚴　諭着部司官單騎急催各鎮勤

限同來則兵來亦不速不即逮李瑾責以疏稱免調解散人心擬斬則此後兵更難調西將陳恩直逗遛檢關不前見疏参始到便應剳職帶罪立功保定總兵郭增輝近高臥涿鹿亦應照陳恩直處分不則兵將縱來亦不即出關兵部司官覺有氣岸征調不得法亦司官之責也又不能厘奸致來投用壯士解體而去景榮刀已加頭尚屬司官令代擬一疏預先請處以杜人言以求爲免逮代之計應併薄罰以責后效若山海關外議鑿河亦是急着河邊應置木城以便闗阻放火器一片石薊門等處有必由之要道急須造木城設木杆空陷坑以備緩急再職前疏中若

藪草澤英雄訪知極透中多將才如巳奉
旨來任練兵游擊孟淑孔雄才偉畧有衛霍英風
欽依叅謀張思任有胆有才精火藥戰艘俱堪大將如三
科武舉原任膠州鎮撫趙佑才識爽捷家丁驍勇急用可
得精兵數百人若原任山東副摠兵吳有孚意氣激昂人
心歸附急用可得精兵數千人若平播巳薦授守備未任
鄒聘詹父子勇力技藝十倍過人兼有家丁數百名原任
游擊趙鳳岐乃援遼摠兵趙夢麟之子也願出報父讐攻
堪鼓舞得此數人便可得精銳萬人若職所採訪札記或
可使朝鮮或可諭山東礦兵或精太乙壬遁或精騎射擊

剌尚不下數十人而所結約勇士不下萬人不得孟淑孔等不次聘用必不得飛將何以固圉何以滅奴又若開膠萊河練水兵造戰艘以便運道以防登萊以備奇着職竟可率前諸將士力任其役倘後不效即嚴加譴責職所甘心

命司冠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冊封王氏爲良妃段氏爲純妃命禮臣具儀進呈

三十日文武命婦奉

詔朝

皇后於武英殿各上箋慶賀禮成賞賚有差

梁侍御疏曰留甘典告成之日有神人默贊之休可請決領

磔大逆劉保于市

中城巡視貴州道梁之棟等于本月二十五日[illegible]逆劉保二十七口捉獲劉保之子劉于謙[illegible]研審據于翰供稱伊父劉保素與李永芳通[illegible]遼即報用白封簡不寫字跡送至遼陽報銀[illegible]月一包兩或係家人往取或永芳家丁高用送來假充官差一歲私買馬牌劉保乃爲提塘官名冀宗驗放出關去年三月入月中高用來京兩次今年四月內賀世賢家丁李成恭亦來京探等語又據打簡供稱本年四月初內日親爲伊父劉保爲答賀世賢書內開將宗功到已知事體停妥但三岔河兵馬不如多少此時乘勢前來諒必無敗之理如過三岔廣寧更易山海愈便如或取勝京都何難日令兵馬制赴不前畏怯大兵速速可前來也茲韓宗功逃忙中草此寄報如有示下另開[illegible]給發筆當堂供寫復審劉保與伊子供吐相同看得劉保係遼陽衛人舊充兵部長班再累遼中道撫有年慣了作奸滑法通斯貢官遂陽將領當爲窩穴多將提塘易通線索至犯滔天之罪明恣不軌之謀四載以來世無寧宇國有危形皆其貽禍之烈也據歷供情狀叛在

葉被悲追日消闘者無不肝裂而髮指遍罔咸欲嚙腸而飲血在劉僎當按謀反大逆之律凌遲處死決不待時劉于翰當照父子兄弟之律皆斬劉于翰並其家人劉栩劉祠等另議正法而現獲未獲諸犯如彭應高幫此刺馬你林木吳從二孫賓等俱俟捕到折奏分別輕重並其妻妾應得之罪另疏上請倘屬無辜宜弘解網

奏入得

旨俱依擬行

五月戊寅朔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君統天下以為家后輔一人而正內故大婚彝倫之本風化所基聖人謹焉朕以冲齡嗣膺寶曆惟是宗祧重計夙夜祇念茲者遵承

皇考詔命特諭所司簡求令淑作配朕躬是用祇告

天地宗廟於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冊立張氏以正中闈而奉

九廟帥六宮以式萬方茂開祚胤之祥丕衍邦家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諭免經筵、

時以天炎故暫停、日講照常行、以後凡春講二月十二日起、五月初二日免、秋講八月十二日起、十月初二日免、是為定規、

兵部題

旨傳宣照得逆酋狂逞、連陷瀋遼、
聖天子赫然震怒、決計除兇、調遣精兵四十萬、厚集河西、何敵不摧、乃至 天討之方張、復得 天心之默相、擒獲逆夷提塘官劉保、伊子劉于翰等、潛伏肘腋之地、糾結狡猾之奴、假郵筒而輸我情形、乘虜附而為彼窟穴、詭言誑惑、包藏禍心、覆載難容、神人共憤、是用凌遲處死、傳首三

倖黨與妻孥以次誅戮再照軍機秘密原未按傳紙上空
言何關
廟算令劉傑撰以邸報爲奇貨而李承芳又快以朝報爲
秘謀小醜無知自干　國憲爾官軍民人等尚宜同心敵
愾并力鋤奸無蓄反側之情同罹赤族之律有能懷忠抱
義設計用奇斬李承芳等首來獻者賞十萬金封侯伯酋
首來獻者賞二十萬金封國公如李承芳斬奴酋來獻者
亦待以不死仍加官職其西虜諸部能斬李承芳與奴酋
而來獻者加賞加封仍盡與酋之地信賞必罰明服我武
之維揚化僾歸忠立見元戎之授首特此榜諭衆知

補河西急缺陞長蘆運使韓初命山西叅政專理廣寧糧餉運同馬紹芳山東僉事廣寧監軍道○改王則古廣寧推官

上諭戶部軍需動請內帑危言抗疏不思自已職掌國家經制即如遼左新舊兵餉先後分數從未清查目前諸需酌量補湊都不計策祇靠帑金豈成政體朕念遼瀋變起倉卒防援諸費事多創加一時措辦不及已經二次給發茲再發帑金二百萬兩給發該部公同確計陸續支銷務當實用其額派餉銀並積欠至數百萬作速督催巡撫司府各官除住俸停陞例陞併急公完解前仍移咨吏部分

別旋罰斥陟務在必行該科仍不時指名查叅奏志

贈馬德澄太常寺少卿

贈李德陽南戶部尚書

各省典試福建簡討劉鍾英禮科汪慶伯四川禮部員外楊弘論大理寺正梁建延廣東工部員外華顏中書吳之仁廣西兵部郎中孫穀刑部主事顧大章

命御史劉蘭掌河南道印管大祭

命議各鎮調兵限期

兵部酌量地方遠近四川漢土官兵三萬名又李乾督兵三千六百名限六月終旬湖廣麻鎮五寨司等土官兵二萬名限六月中旬浙江調兵一萬名限七月初旬各選委廉勇將領及該土司目把等官剋期到京分發

應援外今查四川永寧遵義等兵素號精强兼可朝夕發但漢土既殊非用一大將統押恐人情不免參差彼中總兵黃于還近陞南京僉書尚在候代合改援遼總兵官責令統領其湖廣麻鎮五寨等兵彼中撫臣選委謀勇素諳夷情信服將官一員浙江調募各精兵彼中撫臣選委廉幹知兵將官各一員統率四川湖廣浙江仍各委風力推當司道一員監督催發應事權重而速遲自速各處依期應援不得遷延時刻其安家行糧料資等項各該撫按查照加派新餉徵收支給如有不敷即將額解錢糧內那用仍徵新餉抵要使士氣踴躍電擊風行如或逗撓稽遲以致臨敵悞事撫按及監督司道各一體參治

少詹事徐光啓上封事

竊臣叨官翰署東事之初謬充責任何爲多口詔尤言弃于日月之側乎實知此事必未能了必須盡用臣言然後可濟也念此時不言俟再敗而後言之不惟無及于事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汲汲建議務不照虞今思之幸無不早言之者又臣昔年諸疏大都言練將守固急之指强兵欲精兵必須盔甲利器實選實練最緊曰器

械不利用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者今之兵皆背弱如以其與敵若背向前怯不能戰便合嬰城自守整頓火砲待其來而殲之尤為中策奈何今將兵只在位置之城外一聞寇至望風先解列營火砲皆為敵有返用攻城何堅不破陴無守兵人如必破今京內岸自然之勢是謂嬰城自守之名而甘棄陣失援之辱臣不能為在事諸臣解也從前再敗稍根易見及今不思變若蹈征調招募更如前日奴之勝勢已十倍于昔矣況未必能如前日於今欲求堪戰之兵必悉用臣言日夜督練造之數月然後可將而往在門庭又不能行臣之愚見以為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悉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遇城擊打一城擊守必不敢踰越長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關以西只合料簡火銃製造火藥陸續運發再用厚餉招前募精兵能守城放砲者令至廣寧前屯山海諸城聯之為守萬勿如前二次列兵營火砲于城之壕外棚壘浪戰即是目前勝算矣待兵力果集器甲既精度能為勝然後與戰可也至如都城固守尤為至急凡兵家之法近攻者先勞其救懸遠攻者必問其根本根本一固敵必不敢深入重地自遺覆敗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火砲蓋火攻之法無他以

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衛勝無捍衛而已
連以喪失中外大小火銃悉為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
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大銃勝之莫如
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年所取西洋大砲欲以
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敵臺以護銃以銃護城
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于此若能多造大砲如
前法建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夫之强
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與亦與薊鎮諸臣畧不
同蓋其法即西洋諸國所謂銃城也此功一成真國家
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而奴賊聞之決不
敢肆行深入都人見之必背安心固守商行之人皆將
返首奔歸海內奸細亦且潛消異志若不營此事更復
悠悠忽忽坐待敵來苟且為計必且出于至下之策而
大事去矣臣建此議今已三年近日閣中
朝諸臣如刑部侍郎鄒元標等數臣力主臣說其餘衙
相咨問皆以臣言為然今日之事若盡用臣言造臺造
砲悉皆合法而他日有一馬一賊偶行臺之外者皆
請以身執其咎矣縱賊旣安就用此法行于邊境悉照
而守兵不必增而餉可減將此減省之餉並以厚戰士
以精器恩自然人人賈勇何至如今畏敵如虎遇警値

如陷井乎伏乞
皇上決意行之宗社生靈無不幸甚至經費未曾量度
就令多費乃是萬年大計而他日所省養兵之費又且
不貲豈若遂左千三百萬金錢委諸逝波而又以土地
人民殉之者乎此外强兵決勝之計畧具别上諸疏中
容臣即日并行摘取緊要事宜恭請　欽命施行
御史畢佐周請大發帑金疏曰頃賊窺三岔河備船九十
餘隻尅期擬渡報至邦域諸臣相顧失色廿三日慶賀禮
畢合詞仰請　臣謂
陛下聞報當有赫然震怒不待疏進立召閣部大臣詢以
無兵無將之故責以召兵調將之費不崇朝而沛發帑銀
數百萬期滅此而後朝食乃奉
旨借發帑金百萬且切責該部乘危要挾之

旨如出一轍

陛下豈以邊事爲當緩乎夫三岔廣寧等處必當屯重兵也不待智者而知兵不得之現在勢不得不出于調令調兵一萬費銀二十萬矣兵不得盡之調勢又不得不出于募募兵一萬費銀三十萬矣

陛下試度諸鎮防守之兵非數十萬能分布否

陛下又試度諸鎮調兵募兵之費非數百萬能濟用否今

撫臣道臣不奉

旨募練乎而銀不湊手尚滯邦門之郊故百萬之借發在

陛下若存乎見多臣計以各鎮借兵之費尚存乎見少數

百萬概發於賊未渡河之日則今日及時之需爲有用若淤滯至賊圍城而後發則無及矣大抵天子以四海爲家苟廟社無驚四海之財皆其財倘社稷多虞則瓊林大盈秖爲盜資耳經臣袁應泰留

欽賞銀六十萬不發留餉銀兩月不發豈不謂儲此可爲後需遂遼破而竟爲奴有乎即小偷矣

皇上又可瞿然思矣臣願

皇上委勤幹內臣二員通查內帑數目約計發過若干尚在若干一併發宁外庫諭令戶兵工遇急奏發不惟下無再三之瀆

上無煩賄之擾則中外將士無不人人感激而思奮者矣
冊封王良妃段淑妃妃父王學純段發食錦衣千戶俸
御史蘇述論遼撫薛國用病憊不堪經畧銓臣推用非宜
或虞以待熊廷弼張鶴鳴或念斗大孤城難駐兩重臣即
于巡撫王化貞加敕一道而
賜之尚方則事權歸一既無掣肘之虞又無傾軋之嫌
陝西道李達請
嚴禁內操
欽天監擇八月廿七日
先帝梓宮發引命諸臣早竣陵工

祠劉綎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

賜原任日講官袁宗道府尹王三才巡撫郭子章祭葬

議優叙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藩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咨送投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插御史江秉謙糾之大約以叛賊李永芳進逆書之詭已暗含今日用降夷之計其來者未必真金自遣部即果爾然亦必受奴酋約束指使而來此不待智者知之也方今剃頭剪髮之殘兵遍滿四郊凡伏狐穴之奸細潛跡都下正若糾察無方捜捕難盡之日蹙額攢眉而復明雜以降夷數百將從何盤詰從何緝捕哉且降夷二百八十名入關便

盜賞可駭非過慮也

逃四十此四十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當分則强刼合則哨聚無窮之害目前已立受之蓋不必奴酋犯塞之日攘臂内應之時矣夫奴勢猖獗文球閫外事權在握果能簡選精銳朝夕團練修築險隘嚴備援兵否若着實事未聞其如何運用如何措據收納降夷復蹈袁應泰之轍此何心哉識不足以灼機力不足以制變已槩見于此矣伏乞皇上勅下兵部將降夷速行處置或戮之境上或驅之塞外必不可留之腹心姑息安插庶内患消而疆圉永固矣

左僉都御史王德完謹陳三策一决大疑一定大獄一慎大柄何謂决大疑司禮太監盧受之當黜也何謂定大獄蓋

臺中二語 入獄之在 名之令臣 如此段狀 從寬贖可 俱應充各 意反爲何 作者非解

刑獄天下之大命也。臣 時大理奏天下斷獄二十四人。滿
囹圄幾空。今以 三朝之恩赦而刑部重囚至八百餘。厲氣
沖騰。蒸爲旱魃。何茲熱審
皇上異命堪憐。謂宜破格好生。上應天心。下延民命。又惕
鎬李如楨一獄關係非輕。臣 前同法官會鞫。如蹈湯火之
雞。觳觫之牛。躑躅之鹿。悚惕有懷。宜酌舉臣大夫通國之
公論。倘以爲可生。即應遣戍立功。收桑榆之川。如以爲罔
赦。又宜正刑傍法。勿孜鉡孽之機。此皆重情。惟當果斷。何
謂慎大柄。蓋用舍乃人君之大柄也。而握兵司偷猶大閫
大司馬王象乾。今日應至國門。可付以帷幄折冲。而能延

元標直文今日於七尚死則貧從容義必不能有[illegible]猶[illegible]恢[illegible]議之一言矣

試問輔臣所以崇奉者非從前諸開[illegible]有[illegible]臣大矣

所張鶴鳴膽氣梟雄韜鈐精熟旦夕可至以鎮山海總薊遼屹然長城至大司農李汝華夙著才名乃今氣息奄奄宜令歸骨以沐老尚書王紀汪應蛟風采赫奕幹理精勤可膺戶部之任三策非遼九域可平厲精在皇上而調鼎在輔臣於此三事蓄而思旦而行所謂不動聲色而厝天下于太山者是爲旋乾轉坤臣將謂輔臣喜偏于三事拂于耳逆于行所謂不急痛痒而視京國之立墟者是爲折足覆餗臣將爲輔臣悲喜喜悲悲惟輔臣念之至于臺臣梁之棟搶蒦真奸劉保大是有功道臣吳殿邦翁臣吳牲二疏亦是千古不可磨滅之論惟

前李三才

此疏可為定論

皇上拔擢而大用之即宗社無疆之福也

御史周宗建奏曰日者科臣魏大中疏論僉都御史王德完謂其近疏定大獄一款有議寬如楨楊鎬之意臣讀之不勝駭愕夫如楨楊鎬禍國之罪舉國所恨請誅請亟三尺童子無不知之近因大奸既獲羣心相繼共求速斷以清內患累見章疏此正德完所謂羣臣大夫通國之論也因見

朝廷久不賜決故德完疏語兩致詰問意專在于飭法凡有目者誰不共曉後見

明旨有從寬之說臣等方相私訝謂與德完疏指不合殊

非其求決之意不虞大中于前後語意盡行削去止摘其發端兩言爲德完罪案臣于大中實所不解且大中視德完爲何如人也方當

神廟宮闈不測之時舉朝惴惴莫敢一言德完獨甘萬死擁護　孝端嘿扶

先帝至廷榜百餘死而復蘇迄今談者尚有餘痛幸得遭逢

皇上復見登庸至于鄒元標兩人後先並起一時臣子聞風慕義誰不指此兩臣爲魯殿靈光明堂彝鼎惟恐一日不安于

朝且恐其直心見忌于俗風波未世安息難期而孰料横

識醜詆大中者出而謀欲排去一人也

皇上選授大中拔之省席草一二疏曾無規正而傾誣揀

手先加于

先朝羽翼之精忠九死同天之耆碩乃其巧借兩重囚為

題目似可箝人言而不知王德完疏語正可共質且大中

不思票擬之覺而直攻果斷之請今觀其疏中獨以狼心

毒口罵盡德完若有深根于中而不能自禁者誠不知大

中是何肺腸臣子良心未死决非大中一人所能抹殺但

使一時

召用諸臣忽見大中無故而謀逐一言官　國本之孤忠
諸臣之竊位德完亦且慘黯無色廻腸自憐志
先帝之深痛傷烈士之丹心臣不能爲大中解矣
吏部都察院揭出
聖諭朕自覽文書各部尚書侍郎等官杜門請告在衙門
辦事止左都御史及新任本兵尚書二人豈成政體適覽
遼東巡撫王化貞奏賊夷謀犯河西情形最急一切防禦
無備各官如何尚未到彼着即查照原擬奏請一一督發
補任奴酋一隅小醜任我一二叛人逐日聚謀乘隙思逞
乃我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畏發議讒動思引避小臣

挾私逞臆巧肆排擠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喪

國家優禮臣工

兩朝覃布恩渥即其祿位已至于此撫時省躬能無悚慄

輔臣劉一燝已着宣諭即出尚書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

王佐侍郎臧爾勸鄒元標僉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

員即出供職不得論是辨非奴氛稍平危疆方復再聽爲

尚以便身圖再任紛爭以快恩怨此時暫罷私鬪專意急

公位居大臣或因指摘止就事辨明不得輒託疾言去小

臣即隨時糾正亦只靜聽處分不得連章求勝務殫力協

心輸忠盡職共濟時艱如仍前抗違

國典俱存定以無禮大不敬論決不輕宥該部院一體傳
諭申飭施行故諭
冊封宗藩吉肅代益德魯蜀周崇等府
巡撫王化貞爲賊謀愈迫我備全虛懇乞
聖明亟勅該部多方措處以應遼急共保殘疆事本月初
五日據回鄉張天復等聽聞說李永芳傳調船隻要在五
月內黃泥窪犯搶廣寧初七日據8所差旗牌官云奉差
前往南四衛探聽事情回報李永芳帶賊三千名暗襲東
山將礦兵殺死許多又叛將楊于渭等將南四衛領兵照
冊勾補又差人選壯丁多給馬匹又用車運糧中則賊之

急急誅犯其情可知我之兵力未集招募義勇及潰卒皆赤身徒手雖倚為用出關之兵既及數千不得不分河上而黃泥窪之可憂更有倍于河上者臣欲厚給紗花為我藩垣而撫賞銀帛一毫未至承委各官皆以空手不敢相許僅加賞數千以示稍縻已耳今紗花以種田地而黃泥窪一帶虛無人焉矣如其來誰為禦之臣承之以來手口拮据心血為枯屢疏請兵請官請盔甲請發餉因提塘官劉保以謀逆伏法邸報不通至今未知各疏有無封進有無下落未知

廟堂之上作何處分望眼欲穿丹心欲嘔而竟無如緩不

及事何也盔甲雖有運到者皆不堪用勢須改造然土匠没于遼陽客匠還于關內則無其人煤鉄陷于東山筋骨聚于內地則無其料買馬招兵所費不貲近無銀根皆從停閣虜使在關坐領厚賞方肯起兵海陸二運河上修築簡練綜核需人爲急今止有廳官二人其已前推補各官不知安在 臣 四顧彷徨計無所出不敢爲張皇之詞以駭中外之聽今事急矣稍遲則無及矣 臣 謹會同總督文球督催援兵張經世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亟諭該部將戊字庫選鋒盔甲三萬副弓三萬張箭五十萬枝煉熟建鉄三十萬斤大小鉄將軍三萬位三眼鎗

一萬杆照依萬曆四十七年故事特

敕科道二員督發催覓騾頭裝至遼地并發帑銀百萬選付山海以備臣買馬招兵撫虜之用再推一宿望重臣出關經略并將推補道府諸臣援催赴任或一面擇有才智有膽氣者破格陞擢以應一時之急其原調各鎮家丁立限嚴催以資防禦并將天津水兵速赴三岔河口登州水兵速赴旅順海口即壯聲援以牽制之俟大兵漸集另行撤回此外凡以應遼之急者廷臣無俟臣即請之須各鎮亦無俟廷臣催督之厲期于疾痛相關呼吸相應庶危遼可及待于旦夕而撻伐可伸威于異日矣疏入

以持大臣
參之論

命諸司如議給應仍遂欵立限嚴督毋致稽悞、

命御史游士任延訪奏內諸人招募徐淮精銳

御史蘇逵請普示包荒疏曰、臣惟國家設言官以廣達聰明設大臣以平章軍國言官操是非之柄而行止則聽之大臣大臣握黜陟之權而參駁仍聽之言官兩者益並重焉言官而附大臣則溺職寧爲過實過激之言而必不可徇大臣之意以爲言大臣而附言官亦溺職寧爲獨任獨斷之行而必不可循言官之口以爲行如一事也言官言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事之酌量而止不必甚爲言者之罪也一人也言官言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人之品格而

止不必執為言者之咎也乃今日則有可異者即近如熊
廷弼遼東回籍聽勘今遼陽之失將致煩
聖思及經畧更換緣由而欲罪言者臣竊度之此無論廷
弼告病在先被言在後其去也果言者出之乎抑經部議
會覆奉
旨而去之乎時臣欲上疏明之以遼事正殷眾方急望廷
弼之來姑稍緩焉以待大臣之剖分今廷弼行且至矣而
大臣寂如也則不得不言矣詎此一事廷弼有廷弼之本
色言官自有言官之職掌豈獨大臣就中之主張哉頃讀
廷弼所述

勑諭内有科道風聞糾論大臣又不剖分聽令回籍等語

是此事顛末已在

聖明洞照中矣蓋言官所陳者風聞之言也凡有而即言始成其爲言官大臣所司者剖分之事也應剖而不剖亦何貴于大臣倘使大臣有定見定力當言官糾論之時謂保全遼疆非廷弼不可決當久任登壇可信遽恤一軍之驚爲將推第無間磊從之嫌不早斷葛藤者今日之所召也昔乃今日會議明日具奏今日議揭明日議覆因而擬

票因而奉

旨延挨始望揄關而還矣此其言官之故乎大臣之故乎

快絕

如日遼陽隔遠其諸功罪非往勘焉不可則言者亦皆隔遠之人未勘時之言也勘者不得不勘則言者亦何得不言總之未勘以前之廷議不惟言者疑即我皇上亦疑也不疑而何以勘也既勘以後之廷議不惟皇上信即言者亦信也不信而何以更不言也言者爲國勘者亦爲國疑者爲國信者亦爲國交歸于國即仝仝異異亦何爲而不可何也發于小臣則爲羣言而徹于廟堂則爲國是覆于大臣則爲廷議而行于皇上則爲主權成則言者何功敗亦言者何罪廷觧奏青衍犬遵召而來陶鎔懇是

君恩終始成其臣節豈不堂堂正正乃必驅逐出自小臣

若

朝廷倒持其柄以授者抑何大臣之不度也且言官何權

之有諸不具論即令庸樞悞國宰輔嫉言徒煩請劍之章

空補折檻之牘論者自論留者自留言官其如不去何而

謂廷弼之去乃言官也與哉或者憤遼陽之破而恨袁應

泰恨應泰而思廷弼因追論廷弼者遡流窮源遂而罪之

乎夫憤遼陽則當問守遼者恨應泰則當問薦應泰者即

廷弼亦當問會議廷弼者谷當境而問言官彼言官當日

亦何嘗曰代廷弼者必應泰河也遂因遼破以罪之乎如

必執後人後事之善否爲言者罪言官凡出一言豈一[illegible]必總總焉算前慮後避禍趨福而後出于口亦誰復敢爲國家籌事抉策發難指使乎而天下事去矣故今日之事而必問也則當自大臣始而何行株連之法則言不一人人不一言撻伐未張于奴酋黨劉先起于　陛下若廷弼此來非爲剿强胡而但爲除異己則廷弼不安諸大臣前既順言官以去廷弼今又用廷弼以逐言官即大臣又何以自安也夫廷弼豪傑人也今且挺身而東矣既已急難于　公家必不私酬恩怨即今力赴殘遼料理戰守但得奴酋授首自然麟閣名高爲世瞻仰在此二舉豈屑屑與

言有爲難而又何必代爲報復也哉伏乞
皇上擴天地之有容鑒言官之無他收回
嚴諭令各部大臣將前參論諸臣俱置勿論以安任事者
之心以作言事者之氣其于任用重臣優容諫官豈不合
之雙美抑臣更有說焉從來無理衆口之英雄亦無不坎
坷之世界品經衆論而定功以物誣而真如必無非無刺
無災而無難也亦何成人品國亦何賴若人而用之耶廷
將此後作用保障堪遴應有偉樹當重其權以　擔當亦
何妨虎其心以聽人評論事固操于獨運議不病于互參
自今而後若以言爲戒是視廷臣爲小丈夫不以天下奇

男子待之矣豈所以重廷弼而亦豈
皇上任用之意乎。臣草疏甫畢忽見周嘉謨一疏備述臣
揭中語因之封印求去。臣之揭原因嘉謨權加經畧于薛
國用之語是真以封疆爲兒戲故反覆發明其不當用權
耳。
皇上試問嘉謨經畧是否權加之官權加經畧應否于病
廢不堪功罪未明之人既權加矣又應否不兩月之間即
聽令其請告而回籍是何國體成何舉動但得嘉謨此處
肯一心服自後廷推必然愼重國事庶幾有濟臣言不
無少補矣何乃合部正佐題目寂無一語而獨以權衡等

語爲解嘲也至借此封印求去實是欲激
皇上之怒而箝言官之口辣手又復見矣大臣休休之度
如是耶臣本當特具一疏糾駁念中外多事非臣子角口
之時且亦非臣以揭不以疏之本心也統惟
聖明裁察焉

吏部遵 諭將原論熊廷弼科道等官開寫馮三元張修
德魏應嘉姚宗文
上曰這查議熊廷弼吏擬緣因及開寫御史馮三元等原
本俱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後來料理疎玩遼瀋相
繼陷沒斷送無筭生靈慘毒異常深爲可恨可惻朕心目

夜不寐故着查議處你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持
今又含糊回奏且求寬解看來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
利害不若二三小臣當職惜而更重大臣任怨何得如是
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悞封疆都着降二級
調外任用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為禍始本當逮問姑從輕
革了職為民當差永不敘用該部知道
從少司寇鄒元標請宥原任司馬石星子石正奇戍
諭統領官將嚴禁援兵譁擾地方官亦不得蹤玩開釁
頒行欽定考格
吏部文選司遵
旨議呈稿推

國家以官人之職責之于銓議其甄別賢否貞邪以行黜陟者此考語也乃該考不知何以必用四六夫四六多浮浮則不核四六尚文文則不實字句之組織徒工形神大必多肖對偶之湊合雕巧隱晦反以滋疑職不自揣量謬發一格凡考語冊一官項下以守才心政年貌開列六款每款以八字爲率守下或清潔或謹愼或平常或貪婪或污濁才下或精練或通達或平常或疎拙或昏愦心下或端正或坦直或平常或隱秘或奸險政下或勤敏或整飭或平常或寬緩或惰廢年下或壯或衰或老或將老或似壯或已衰貌下註或端偉或雄偉或平常或綿弱或顛蹶凡撫按覆命報部冊季報冊及計吏斤花司道進表以至各官給縣冊一切照格填註如監司府正佐及州縣正官佐十守該載未盡者不妨開列事實款附于填格之後但填眞實亦不必過多惟給縣蹤及爲流照用考語以明揚言之臚其論紛號亦有用填實開款下必察實對股撿之求爲明實而易不欲以文相蒙人但肯而混淆核之厚也查得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內有都御史蔡應科是臣訂之條一疏鑿鑿可行職之說蓋準諸此非敢悉聽見以爲更張也竊呈鄙說今天下吏治利敝極矣思

不在激勸無資而在訐騰失實濫觴已甚化[illegible]

議遵

明旨以飭新規不特人有定衡閱評者無煩于剔蘗而

舉刺攸當手評者亦可省浮文而求責實是在省直諸

臣精察而力行之耳再照所部雙月摘報全憑季報咸

例牽如而省直間有經年不一至且所報者率有優無

劣或所劣者止首領卑官臣部何所據以合咨訪而甄

別之也覈經該司議呈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本部著爲令典通行省直撫按自天啓元年七月

爲始照新式一體着實舉行更乞

嚴勑撫按將季報按期送部不得稽遲府佐縣正每季

報劣一二人以贅所幽公典庶便責成條上

命如式遵

行著爲令

遼東巡撫王化貞上言奴賊凶逆不道自絕于天必殲其

種類犁其巢穴方足快神人之憤雪中國之恥今之畫謀

而守者非爲區區河西彈丸計也將進而撫定四衛收取

可泣可涕

其姓在人 [illegible]術足不 [illegible]嘗為立 傳

遼陽以漸焚薙耳顧非舟車並進前後夾攻不足以窮狡
兎之穴而據猛虎之嵎也則水兵固進勦時所必用者而
在今日爲尤急何也河橋既斷腥羶半壁南衛豪傑引領
西望至有甘死不剃頭者冀我有以援之耳乃李永芳征
東山礦兵殺戮甚慘而我不能援也近諜者還稱九連城
有大姓招兵數萬欲爲我殲奴李永芳再遣人諭之皆被
殺以此忿恨悉遼陽之甲以往先自有人自河東稱九蓮
城有大姓謬氏兄弟五人一指揮四諸生各捐萬金收積
豪傑誓不與奴俱生或以爲未可信今果以受禍而我又
不能援也解忠臣義士之心而堅叛黨從逆之志亦大非

計矣所以然者以長河之險彼既未能遽來我亦何以輕往若得舟師萬人聯海上將犄角朝鮮明示進取之形陰寓接引之意奴見樓船橫海則狼顧必多遼人鬪伐罪吊民則勝氣自倍此事之萬全無害舉實並利者也夫天津南兵實係援遼之數亟宜發行登州水營雖爲備倭之用暫借游防況有此一着而天津登萊俱可高枕臥矣至浙江防海之兵素習水戰亟宜調發七八千人從海上來由鴨綠鼓枻而東直指黃江繞出奴寨之後奴豈敢復安居于遼陽乎故謂水兵之當亟調者也至川兵可用已有明効必須多調方可自成一隊以竟其用據川將周世祿所

調務峒寨之兵就中摘調十萬立集已經咨送兵部未見題據稱小土司畏法易制大土司驕悍難馴宜責成道府選拔精健不可委之弁流衙役徒滋騷擾且多徑竇不得實用也但以虛銜鼓舞其長給以安家行糧人自願往又必速行方及于事自令征調邊兵各有地方之慮精銳留以自衛羸弱徒取充數望敵輒奔往事可鑒川兵非善戰只無自免之策故爲川兵之當多調者此也昨據諜者稱遼陽打造船隻及鉤梯挨牌甚多遣人借路西虜西虜不許以此未動其實亦以南衛未定耳若南衛帖服自不必借徑西虜一水盈盈投鞭尚可斷流方舟何難並進而臣

所　請三萬之衆至今未集又多朽甲頓戈不堪爲用之人又何所恃以禦其來耶至李永芳悉衆而南我不能與一旅之師製遼陽之虎紓南衛之禍坐失事機良可浩歎

臣會同督撫文球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亟行天津山東撫臣先將見在舟師移防河口及旅順一帶以慰南衛之心牽奴酋之慮一面速調浙江水兵及川兵勒限赴遼其各邊本調之兵再行嚴催如有後期不至羸弱不堪者勅令督臣文球從實奏報酌議處分庶免危遼胥溺之禍而狡奴有授首之期矣

遼原任布政馮盛明兵備吳瑞徵

時遼事倥傯，二臣先後引法，撫臣參之，科道諸臣迭糾之，大意以封疆告急之秋，正臣子効忠之日，民情皇惑之際，正司官彈壓之時，一爲藩臬之長，一有兵戎之寄，乃先去以爲民望，又何怪乎道路府廳轂擊奔塵相望也，封疆民社，職守相關，議論至此，而兩臣無所逃法矣。

加贈沈鍫正議大夫，沈節甫資議大夫

賜祠額劉綎、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秀儒、何廷魁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愍忠，各加祭二壇

原任遼東巡按張銓男張道濬上言，親志未酬，君恩難報，願備戎行，以雪　國憤，以復父仇。臣父巡按御史張銓原以草茅荷蒙

皇祖拔置西臺，貞誠許　國，矢志陳謨，未嘗一日不欲忠

國家何舉子以先見之名予臣子

子

朝廷也向者奴酋發難撫順失守臣　父時在江右慷慨上疏謂宜鎮靜徐相機宜不宜妄動速圖僥倖且參楊鎬非禦侮之才薦熊廷弼有干城之略厥後鎬以輕出喪師弼以堅守寧守在

廷諸臣始謂臣　父有先見且悔其言之不用于是以十年資深西差告竣之御史復使按遼蓋謂遼事非臣　父不能辦而臣　父亦謂遼事無難辦者嗚呼使當時有同心之臣與之共濟又何有今日之慘禍乎初臣　父行至山海關經畧袁應泰有招降之舉聞之大駭逆入遼陽力與之爭而

應泰堅不可易與。臣祖兒任山東右布政張五典書云：袁經畧剛愎無謀，必敗遼事。既欲具疏糾叅，又恐激變降夷，其可柰何。既而巡行瀋陽，見賀世賢怏怏，察有異志，復獨授方畧于別將。詎知世賢逆謀已久，瀋遼獵將皆反，壁內應爲之祟也。人謀不臧，一至于此。非奴酋能滅遼，遼自滅耳。吁乎。臣父之始謀不用，而三路覆師；繼謀不用，而西鎮喪地。一腔赤血，徒傾碧草黃沙；萬里寃魂，祇符悲風夜月。臣一門，臣父罵賊盡節。長號徒跣，將赴遼陽，訪求遺骸，而不知梟酋尚爾盤據也。道經濟南，臣祖謂臣：此舉徒無益

消補

闕上書請兵一旅効力行間徐圖報復臣洒泣拜別甫入
都門聞
皇上憫念死節之臣特加欽恤臣父銓
賜爵賜謚廕子立祠兼與祭葬一時
恩典備極寵榮臣係長男例應受廕顧臣儒業傳家置棄
不忍且臣不共戴天之仇無能報復豈敢冐膺
寵澤自甘不孝之罪臣沿途至京見招募之舉紛紛四出
使臣若得勇士數百千人自爲一軍如漢羽林孤兒故事
得從諸將出關仰仗
皇上之威靈一戰滅奴誓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則臣父得

爲忠臣臣亦不失爲孝子然念臣雖懷飲血之心未有同仇之俗而家世清白又不能散金以酬死士此不得不聽皇上之裁處者也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覆議倘臣言可行臣願手刃父仇以報

皇上之隆恩庶烏鳥私衷犬馬微忱可以少抒萬一矣

杭城火災免春運織造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瀋相繼失陷河西督撫各官督率防禦勞苦倍多將士官兵生者僇力艱辛歿者死寃不泯宜有賞賚優䘏茲當遣官宣諭御史方震孺先後具奏計行着他去

綵幣查照職級各于內庫領銀兩着遵前旨祭金內給發
御史奉勑行事銀幣仍另差解官一同前去該部院作速
給發遣行故諭